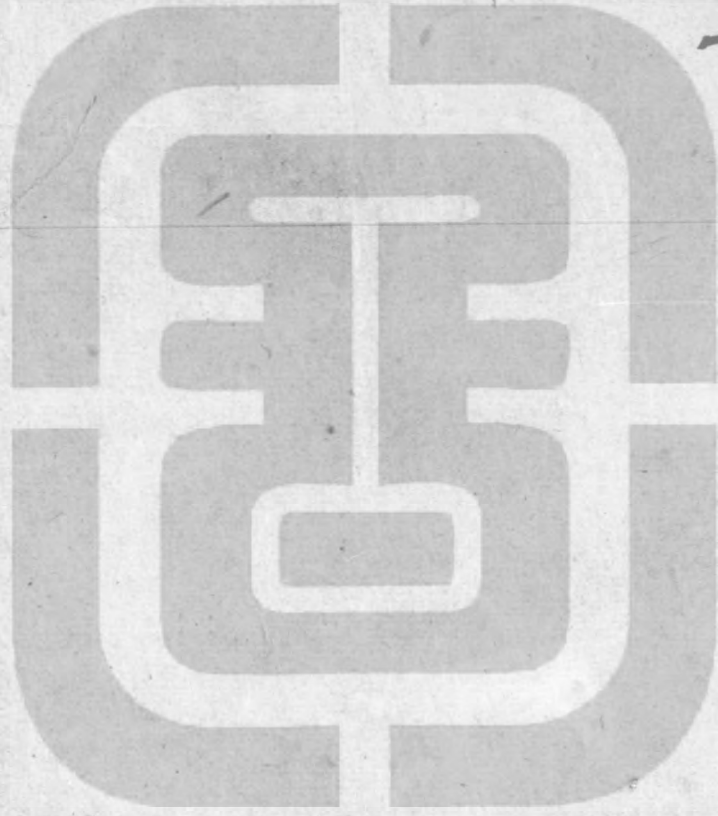


莊  
簡  
集

88



欽定四庫全書

莊簡集卷六

宋

李光

撰



五言絕句

次韻奉酬當時參議見贈遊鍾山五詩

二水蒼茫外千峯香靄間  
 傷心金碧地舉目異河山  
 英謀參上幕爽氣蓋羣雄  
 憤世仍憂國都忘酒醖中  
 六國衣冠盛中原氣象存  
 腰間佩金印莫忘殺王敦  
 雅志希三釜平生擅一丘  
 歸尋赤松約何必更封留

塞北烟塵息江南勝氣多君王總戎旅來繼大風歌

跋六無詩卷後

六無信筆成無令浪流傳它時達官知人人願南遷

修仁道中微雨峭寒荒山古道間桃花盛開因

偶成小詩

古道逢元夕荒山慘暮煙桃花雖作意未是豔陽天

時正月十四日

丁丑歲冬夜發家書二首

一別關山隔相逢未有期書來知勿藥歡喜偶成詩

越國今安在湖邊相舊居衡陽空有鴈不寄一行書

七言絕句

三月六日聞五馬同郡僚出郊勸農

遙聞鼓吹出城圍露冕褰帷意在民父老莫疑頻駐馬

使君那顧採桑人

旋移瑤席盍朋簪日暮行庖簇柳陰力勸耕農頌漢詔

應知聖主愛民心

病中作

一枕昏昏若醉鄉  
雪收霧散月臨窓  
幽人睡足自驚覺  
雲在青天月在床

池外紅蕉

雨後芭蕉粲曉霞  
近知相妬遠如誇  
臨池似把菱花照  
隔葉深將翠幔遮

立夏日納涼

茅菴西畔小池東  
烏鵲藏身柳影中  
沙岸山坡無野店  
不知此處有清風

五月八日雨大作聞守倅遊湖以前日白蓮寄戲成小詩謝之

守倅風流好事同  
笙歌都在雨聲中  
似知坐上多狂客  
不許佳人酒面紅

老欽閣黎以政和八年九月十七日夜圓寂跌坐如生道俗歡仰邑丞向仁叔作偈讚悼因次

其韻

鍊得金剛一性堅  
形如枯木尚凝然  
莫疑台嶺慈燈息

薪盡何妨火自傳

老人端悟上乘禪  
夜壑藏身已脫然  
認得本來無一物  
不將三觀浪流傳

寄天童覺老

竹牖茅簷屋數間  
不貪杯酒不遊山  
征租納罷秋田熟  
未必天童似我閑

贈趙與楨

歲歲天寒白鶴來  
篋中舊藁為君開  
瀛伊一脈微如綫  
力踐精思漸可回

竹几詩

虛滑輕涼任自然  
水邊林下最相便  
他年若遇青城叟

成壞方知盡屬天

青城叟見費孝先事

洞下宗風冷秋初地  
而近時了覺二老化行淮  
甸今復盛於閩浙學徒常千餘人  
予固疑之昨天童訪予於五松山  
交臂立談之頃疑情頓釋因成偈四句  
奉呈大眾一笑可也

一條枯木如青蓋古廟香爐散紫煙百鳥却銜花作供  
恁時方會祖師禪

雙雁道中

晚潮落盡水涓涓柳老秋齊過禁烟十里人家雞犬靜  
竹扉斜掩護蠶眠

送春

層樓極目送春回愁裏匆匆把一盃更有明年尋舊約  
先驅還到北枝

羣花落盡柳綿飛陌上遊人去漸稀今日江津送春去  
明年還向柳梢歸

友人惠鵝僕方戒殺贈二小詩還之

曉隨蘆雁聚寒汀只有崇師畫得成欲付庖人應未忍  
憐渠豈是不能鳴

右軍池上動成羣何事羈棲傍主人放汝江湖須遠去  
莫隨鷄鶩惱比隣

留春

紅蕉開盡槿花飛  
載酒登臨到落暉  
秉燭更期尋勝侶  
不教容易放春歸

白蓮

白色蓮花也自竒  
亭亭水面半開時  
恰如西子新粧了  
未把胭脂污玉肌

跋胡機宜畫卷

吳山越嶠對橫斜  
清夢時時到外沙  
行過小橋墟落靜  
定知深處是吾家

戲成寄介然先輩

鳴鳩隔屋報新晴  
小閣幽窗分外明  
怪底女僮來滌硯  
無人知是和詩成

政和戊戌孟夏補試文武遣興一首

一簾疎雨鎖牢愁  
小閣幽軒得暫留  
謾說金甌能破睡  
不知玉局解消愁

新橋

賈客船回泊暮潮  
夜涼乘月卧吹簫  
兩堤更擬栽垂柳

掩映荆溪卷畫橋

浯溪

結屋浯溪最上頭  
水輪濺濺水悠悠  
夜深燕坐觀心境  
月到中天江自流

自象登身入武僊縣境  
有山聳拔四十丈奇秀異  
常有道人於此昇僊因以得名

青山萬疊俯連漪  
時有幽花掛石衣  
百里清溪休蕩槩  
要看倒影入牕扉

陽朔道中兩絕

北客多誇陽朔山  
今朝了了見層巒  
定知萬壑千岩勝  
不似山陰道上看

萬里南行豈偶然  
黃梁一枕夢邯鄲  
初無惠政蘇疲俗  
父老休迎舊長官

覽義叟秋香二首詞情悽惋  
使人感嘆義叟新有  
閨房之戚因戲續其韻  
且知予感念故人不忘之意



小詩清絕與招魂香霧依然濕鬢雲一夜狂風都掃盡  
 鼻端無復覷餘芬維摩經云如入蒼  
 荀林不覷餘色  
 冷艷孤芳孰與儔此花飄盡更非秋嶺頭賴有寒梅在  
 接續幽香入品流

次韻補之藥石十絕

前五絕自謂  
後五絕寄贈

一樽聊對菊花前獨上危樓晚景天風外笛聲聞續斷  
 海桐搖落夜敲磚

婆婆終日步蓮塘雲點空青月到廊病渴長卿初賦就  
 伏神東壁漏聲長

平昔雌黃憫聖丘預知鈎吻卒難收狼牙狗舌須防已擬  
 向前湖覓敗舟

百部披尋手不停膈留藁本味精英林泉甘遂高良性  
 石斛何如五斗輕

堦前一葉巧隨風夜半金莖沆漉濃白兔西飛如赤箭  
 烏頭旋復向龍鍾

面壁潛心學太空此自無患任飄蓬蓬草堂自得醍醐味

更訪稽山支遁翁

山城衢陌壓塵泥  
獨掃雲房價不低  
早晚天門自開闔  
不須鷄舌決明啼

纔過天社又中秋  
江子何時寫我憂  
風掃羊天河海淨  
玄霜著物蛻蟬休

草堂誰緝敗蒲編  
笑傲松蘿不記年  
應喜秋來甘澤馮  
牽牛時復自蹊田

却上南亭望北亭  
雲生秋石逼簾旌  
露欺綠玉青蒲色  
風擲琅玕敗葉聲

次韻補之惜花詩

年來直欲挽韶華  
柳徑桃溪便是家  
絲錦幕友防橫雨  
紅紗照夜看飛花

詠史

項羽不聽韓生之謀  
背關懷楚亡徵已見漢王  
卒用張良計致齊王信等會垓下

入關不守舊山河  
漢用張良作網羅  
垓下不知兵已合

夜深方訝楚人多

紀異

掣電驅雷起蟄龍一番桃李鬪纖穠晚來忽見千山白  
戲蚓鳴蛙失舊蹤

贈林桂高

子向柯山得所從天寒瀆海致詩筒卷中更睹忠齋筆  
力障狂瀾有二公

知入廬山翠幾重歸除懷玉不匆匆絕憐棹楚雙雛鳳  
長記閩中一秃翁

退朝見越山二絕

曉來朝退紫宸班馬上悠然見越山便欲掛冠尋舊隱  
卧看遠岫列牕間

接武鴛鴦綴近班愧無謀畧濟時艱打包結伴尋芳去  
相對僧窓一味閒

題百官步

曉雨微茫水接天隔江茅店有炊烟杖藜獨上沙頭路

猶記當時趕渡船

失題

別乘風流邁昔賢  
澄江堂下謗栽蓮  
秋來更有江湖志  
睡鴨殘蘆帶暝煙

賀監門前水一灣  
藕花十里對梅山  
歸心不待秋風急  
恐負輕鷗作伴閒

紹興二年三月還自淮西重至宣城與德淵寺  
丞諸友散步後圃登雙溪樓

倏然危觀出風塵  
千里溪山照映人  
飛蓋追隨賓客舊  
滿園桃李不勝春

夙銜王命出行朝  
軍士無譁罷擊刁  
一笑聊空狐鼠穴  
却驅貔虎取天驕

赴金陵舟過雲川偶作

孤村遠浦接微茫  
處處經行看挿秧  
却憶年時住家處  
藕花無數遶林塘

渙舟蕩漾逐鷗輕  
嘔軋縹車雜櫓聲  
却入江淮兵草地

夢魂何似此間清

宿伯氏南軒

江山秀色照窓扉  
暖閣清簷許暫依  
白首往來寒食路  
扁舟長趁落潮歸

孚先兄示詩頗懷情悱且有杜門不出之誓連日

病目不能答今小愈因成三絕句奉寄以廣其

意

荆玉靈珠祗自珍  
閉門覓句未全貧  
先生不出人難測  
應有清風動四隣

發憤潛心正下帷  
一經傳授寧馨兒  
三間茅屋真堪隱  
十畝荒園未暇窺

雲出無心鳥倦歸  
季鷹當日最知機  
心空一任他人謗  
道在何妨舉世非

即事

野性閒心不可羈  
歸來况復故人稀  
三杯自可頻招隱  
一局何妨小合圍

元日

逕脫東風入律新  
翠華移蹕罷東巡  
中原父老應遮道  
要看君王玉座春

元發弟携家避水於迎山閣且賦二小詩寄諸子勉次其韻

襁負倉皇冒雨來  
烹茶煮石暫相隈  
南山况值秋天爽  
卯酒時時自一杯

忽驚落日轉東隅  
人意欣欣似躍魚  
泛宅同來真不惡  
幾家回首歎樓居

枕上

曉日烘窓度隙塵  
朝來光景屬閑人  
有時被煖貪濃睡  
客到門前且莫嗔

水際看雲

曾陪鴛鴦綴清班  
拂袖歸來水石間  
策杖岸中聊徙  
孤雲何似此身閒

過上方一絕

欽定四庫全書  
卷六  
招鞋筇杖強躋攀示病維摩晝掩關  
碁罷不知風破雨  
却携爐鉞過前山

再題百官步

茅舍荆扉尚宛然  
重來白首記當年  
幾回倚杖沙頭路  
獨立蒼茫喚渡船

雞

纓冠飽穀更知時  
振羽階除自在啼  
驚斷幽窓五更夢  
北風穿戶月沉西

夜宿東城有懷

風送孤帆掠岸飛  
籃輿十里漫追隨  
夜深小市無燈火  
雪月佳哉祇自知

半生香火庇琳宮  
自怪年來出處同  
憂患祇今嘗已徧  
頽然相對雨衰翁

次韻得之惠筍

南山老竹引鞭長  
採綴新萌綠玉香  
已覺年來忘肉味  
小鐺深煮與君嘗

雨中承厲吉老送芍藥色微黃者尤奇戲成二  
小詩為謝

殘紅賸紫輟車塵  
雨浥豐肌浴太真  
老眼年來超色界  
定應辜負一枝春

勝韻幽香散自珍  
靜中風味真天真  
亂紅千點飄零盡  
留得奇葩殿晚春

遊石橋三絕

要觀台嶺百千燈  
雲水飄然愧衲僧  
且寄此身江海上  
不辭千里旋敲冰

此生遊走半塵寰  
贏得顏衰兩鬢斑  
要是胸中未豪壯  
重來海際看濤山

海上羣鷗了不驚  
山中草木漫知名  
祇應門外蒼頑石  
猶記幽人曳杖聲

遊大龍湫觀瀑亭遇小雨成詠

十里蒼崖轉碧空  
出山雲雨細濛濛  
只因便是龍湫瀑  
濺沫飛流逐晚風



過小江渡行村落間愛其風土偶成

未到清溪水半渾山圍蓮蕩鷺成羣  
槿籬竹塢疑無路雞犬時時隔岸聞

入雁蕩山

夢想清游覺又非十年雲水與心違  
名山今屬分符客不羨凌空振錫飛

丁巳十二月二十六日過吾村早飯宿後溪

永嘉氣溫圖經謂四時皆溫因以得名予守

郡二年未嘗見積雪自行衢婺連見三白

梅蘂凌寒雪未消青帘紅旆巧相招  
十年不踏江山路過盡吾村獨木橋

出處平生豈有心心憂時事力難任  
飽看鴈蕩佳山水却入江西劔戟林

過盡關山到水村衾裯猶訝四時溫  
朔風凜凜催飛雪似與幽人洗瘴痕

過亡妹墳有感

死生契濶不堪論  
鴻鴈驚飛只斷魂  
白首重來作寒食  
數行老淚洒松根

離天姥五里入石橋路

江湖方喜脫風波  
嶺路還驚上下坡  
賴自隨身有竿木  
南來未怕石頭多

過豐城

匣藏千古祕潜虬  
夜吐光芒犯斗牛  
欲把精鋼付陶冶  
散為和氣滿田疇

予與天台才上座  
相別踰二十年  
惠然抱琴見  
訪老懶日困朱墨  
度不能款戲贈小詩

當時指法杳難尋  
二十年来枉用心  
却抱孤桐林下去  
青山流水自知音

予去開化三十年  
戊午仲冬自江西召還  
道由江山境感嘆成小詩

依然山色與溪聲  
寒月崢嶸祇自驚  
獨有老農能耐久  
路傍猶說長官清

過清江寄向伯恭

清江已在烟塵外  
碧瓦朱簾隔斷橋  
不見薌林真面目  
霜花風葉暮蕭蕭

再寄向伯恭

南行萬里故辭遙  
過盡江西獨木橋  
已見薌林真面目  
依然華髮雨蕭蕭

惜春

羣紅飄盡綠陰濃  
醉裏看花若夢中  
籬外野桃如有意  
為予回首畧從容

衰年那復惜流芳  
自愛春深晝景長  
老眼不愁花落盡  
移尊來傍綠陰涼

離萍鄉晚宿里田鋪

曉出萍鄉動越吟  
清溪無底亂山深  
頽垣破屋郵亭古  
面壁聊觀去住心

萍江對雨

急雨崩騰會百川  
萍柯江露石如拳  
兩山南北人來往

笑看縱橫小渡船

泝江晚眺

瘴雲消盡日銜山風動疎簾眼界寬  
試著胡床臨水坐  
要者金堦湧澄瀾

元發弟六十五姪遠寄貂蟬樣筆孟博有詩因

次韻

十年慣使鷄翎筆一束貂蟬愧暗投  
待我明窓草玄罷  
論功應合便封侯  
僕解易已畢

· 李子從家觀李成所畫吳越山水圖

朝來徒覺瘴塵空遠浦平林杳靄中  
異境掇移消底力  
筆端聊舉一針鋒

玻璃盃

僕之謫居藤江也吳元預造寓水東時時往  
來忽一日告別仍以玻璃盃見贈意則厚矣  
然僕方宴坐一室空諸所有日食不過飯一  
盂爾間或散策郊外遇田父野叟飲輒醉倒

何用是寶器哉因戲成小詩復還其梳

獨醒難招楚些鬼時從蚤叟醉蠻村興來不假玻璃盃  
自有隨身老瓦盆

九月二十八日枕上

年來心氣苦怔忡永夜長憂百慮攻賴是床頭有清聖  
一杯扶到五更鐘

趙丞相過藤州相從累日因言在朝與諸史官  
會話論修史事恐它時不免南行坐有一士云

若有此某當從行今日到此音問也不過退作

小詩

平時盡道相隨去度嶺何曾見一人賴是隨身有孤影  
燈前月下却相親

朱致祥教諭飲酒奕棋與僕略相上下不見旬

日作二詩招之

終日沉機喜欲迷一枰勝負未全低清秋九月江頭路  
不見門前瘦馬嘶

光罷無人斷送秋  
惟憑一酌散千憂  
莫嫌白酒難成醉  
尚有黃花插滿頭

離容南百里間  
皆古松多僵仆道  
上不免斧斤之患  
感之作小詩呈陸川邑官使稍禁戢之

百年斤斧避龍鱗  
尚欲樵夫斫作薪  
三伏修塗多暍死  
清陰留取庇行人

乙丑二月予赴瓊州  
山蘇令辨自蔚平追路  
至陸州訪別臨行作雨小詩

墟落相逢一笑迎  
旋沽濁酒得深傾  
明朝轉首俱千里  
君到藤江我到瓊

淹留客館雨冥冥  
烽火仍連近賊營  
已悟去來生死夢  
年來愈覺一身輕

欽定四庫全書

莊簡集卷七

七言絕句

渡海

宋 李光 撰

三載藤江守藥爐身輕那復羨飛鳧瓊山萬里乘風便  
始覺驚濤異坦塗

出處從今莫問天南來跨海豈徒然須知魯叟乘桴興  
未似商巖濟巨川

潮回齊唱發船歌  
杳渺風帆去若梭  
可是胷中未豪壯  
更來滄海看鯨波

雷化多曠野道傍常聞鷓鴣聲

已過梅嶺更南征  
渺渺瓊山四百程  
自雷渡海日暖風

和寒食路行人  
休聽鷓鴣聲  
俗訛其聲曰行不得

乙丑生朝

今朝生日豈須論  
老去難酬父母恩  
惟有海南香一瓣  
直教薰炙徧乾坤

次韻徐念道瓊臺泃酌亭兩絕

笙簫杳渺鶴徘徊  
羸女時應下玉臺  
莫問三山在何許  
更尋方丈與蓬萊

蘓公陳迹半成空  
杖策經行紹聖中  
便與佳名還泃酌

曄然光景照無窮

泃酌亭瓊臺在海南孤絕之處限以鯨波而風物蕭然若在塵外疑即三

山之一也東坡先生紹聖間往來瓊山獨飲雙泉因作亭其上名曰泃酌亭且留詩云

即事十二首

秋雲漠漠日昏昏  
積潦連江隔遠村  
賴是陳編有餘味



斷無車馬到衡門

青鞋踏徧海邊沙  
葉暗檳榔樹樹花  
蜚子也能留客坐  
旋添活火待煎茶

榕葉陰陰日向西  
翠禽無語畫簾垂  
晚涼庭院經行好  
洗出蕉花一兩枝

橋南橋北水漫漫  
洄酌依然碧玉寒  
鄰里何妨頻汲取  
莫教推折小欄干

家僮投晚閉柴荆  
倚錫聊同結夏僧  
夜漏欲傳城上鼓  
籠紗初點佛前燈

客舍生涯自寂寥  
秋來仍復雨連宵  
前村隱隱人來往  
時有篝燈過竹橋

過却東橋即是村  
浣紗人出鬧紛紛  
倚筇爭向前灘望  
漲水潮來減幾分

異域游從見面踈  
掩關終日自端居  
正須文字相料理  
病眼長嫌細字書

涉旬風浪戰扶胥  
咫尺烟波信息踈  
見說北船今日到

故人應有寄來書

南鄰小魏隔雲巢  
里巷相從近結交  
聞道秋來作文賦  
可能借我一齋抄

鯨波萬里海南州  
郭外新居事事幽  
一味清泉堪瀹茗  
十年蠹簡可忘憂

潮平賈客輸蠻貨  
日晚鄰翁約勝遊  
月黑無人來打水  
喧呼長怕五更頭

與善借示魯直集雕刻雖精而非老眼所便戲

成小詩還之

墻角年來棄短檠  
捐書默坐眼方明  
知君欲嗣江西派

淨几明窻付後生

近日呂居仁舍人作江西宗派序以魯直為宗主也

連夕大寒示鄰士

凍雲垂地北風顛  
粧點江湖欲雪天  
我亦隨身有簑笠  
興來同上釣魚船

紙帳蒲團度厄年  
一菴聊可寄深禪  
隔窻要聽芭蕉雨  
襍被須來對榻眠

重過橫河宿莫氏南軒

扁舟重過海邊村  
野竹侵階柳映門  
相對小窻賓客散  
十年憂患不須論

庭植惠雪菊嚴冬盛開

冷豔霜苞向日舒  
移將小檻近階除  
應知海外冬無雪  
留與寒儒夜映書

十二月寒甚小雨打窻有霰雪聲成小詩招鄰士飲

行窮海北到瓊山  
二月猶驚塞外寒  
小雨灑窻風淅瀝  
擁爐來聽雪聲乾

予自暮春與客燕野趣亭俛仰三時始復再至  
則花木益茂亭亦稍葺矣因思去歲重九之集  
覽物增慨題三小詩

經時不到嚴家館  
千樹檳榔一徑深  
莫把小亭頻展拓  
恐妨幽步綠苔侵

秋容野色擁簾旌  
森木中間結小亭  
斫盡枯荷露清淺  
夜

深來看一池星

聯騎同來倒載還勝游那復羨龍山空餘把酒題詩地  
忍對籬邊菊藥斑

戲題林庭植茅亭

半畝茅亭倚壁開中安五寸黑香臺小窻容膝頻招客  
呼出丁香佐一杯

時丁香  
盛開

次韻趙丞相海鳴

幽人一枕夢魂清風鼓寒潮夜有聲海色天容本澄靜

年來應為不平鳴

身如一葉任風飄閉眼觀心路匪遙慣聽海鳴還熟寢  
未妨歸夢趁回潮

三月三日陪郡守宴嚴亭

旌旆悠悠照暮春蘭亭修禊在斯晨不須縣尹前驅去  
自有隨車雨洗塵

坐間  
得雨

尋花問柳到村扉葉暗檳榔畫影移從此山翁頻倒載  
嚴池今勝習家池

癸亥上元余謫藤江是時初開樂禁人意欣欣  
吳元預作紀事二絕頗入風雅戲和其韻

曾見端門萬炬燈天街追逐少年行如今老病惟貪睡  
懶向州衙看樂棚

再聞韶樂共欣然太守推行詔墨鮮山郡莫嫌娼女拙  
嫁他蚤戶已多年

次韻康守通幽亭三絕

篔簹脫箨已穿林裊露搓烟蘚徑深宴坐蒲團空寂處  
一聲啼鳥故相侵

風捲千梢偃旆旌杖藜徐步到幽亭他年持節重遊地  
父老爭看舊使星

吏散庭空絕往還焚香默坐似居山新詩改罷重搔首  
自拾階前筍箨斑

端居無以遣興偶成三小詩仍用前韻呈元壽

會元二公

枕柳澀勒易成林午枕蕭然一榻深春半已無桃杏在

夜深惟有月華侵

搖搖北望動心旌  
老病聊依洄酌亭  
時有小兵來滌硯  
清泉一掬冷涵星

流轉南來未放還  
此身忽到海中山  
臨池顧影聊娛戲  
懶把青銅照鬢斑

十月二十二日縱步至教諭謝君所居愛其幽  
勝而庭植道源諸友見尋烹茗奕碁小酌而歸  
因成二絕句

城隅詰曲趁溪斜  
遙望青帘認酒家  
行過小橋沙路盡  
忽逢菡萏一池花

歸來庭院欲棲鴉  
冷落誰憐副使家  
獨向小園行欲遍  
籬邊黃菊有殘花

十月三十天氣重陰  
門卷蕭然乏酒不能招客  
隣人釀酒適熟而梁軍判周主簿芋學錄不約  
而至洗盞更酌喜而成詩以示坐客

火冷燈青正寂寥  
夜寒風動酒香飄  
隔牆知是隣醅熟

踏雨沾泥不待招

昨以酒熟隣士皆來戲作小詩而國幹和章獨

未至今日天氣溫和再成鄙句促之

朝來風靜凍雲消簾靜窓明瓦不飄鴉叫三聲乾鵲喜

南人諺云鴉叫三聲酒食不停魏介然云故應知我有嘉招

星河湛湛夜寥寥閉戶微聞麝篆飄况有南隣愛酒伴

興來不假楚辭招

五月望日市無魚肉老庖擷園蔬雜以杞菊作

羹氣味甚珍戲成小詩適梁軍判送酒頭來并

成三絕謝之

旋擷園蔬二寸長牙齧脆響菊苗香欲招鄰友回來啜

恐被鷄豚越短墻小說有即守携具訪一山人是夕寤驚云誰令羊羣踐我菜園也

踈簾冉冉度茶香日午誰陪竹戶涼陋巷簞瓢已清絕

更將詩句攪空腸

麴米新芻只隔墻西風吹過酒頭香故知王母憐愁獨

煩送瑤池九醞觴國幹送酒

新年雜興十首

春潮和雨沒平沙  
沙岸踈籬盡酒家  
北客惜尋寒食路  
不知人日已無花

海邦人日似深春  
籬外桃花半不存  
自要杖藜閑信步  
蹇驢牽去繫榕根

紅蕉欄畔小池塘  
山雨添花映短牆  
自是冰霜元不到  
浮花那解傲冰霜

獨酌怡然萬慮平  
夕陽窻牖喜新晴  
矮牀睡穩誰呼覺  
只有幽禽一兩聲

世事悠悠委逝波  
六年歸夢寄南柯  
北來莫恠音書斷  
衡嶽元無雁字過

信是閒中日月遲  
頽然那惜寸陰移  
消磨永晝非無術  
袖手旁觀數局碁

蕭然一榻本無塵  
轉物庵中老病身  
江上桃花空記面  
不知啼鳥解留春

負郭幽居一味清  
殘花寂寂水泠泠  
夜深宴坐無燈火



捲起疎簾月滿庭

佳節無人共一尊  
熒熒燈火雨昏昏  
誰與喚煙霞伴

直上羅浮看上元

去國頻經曠蕩思  
新年猶寄海南村  
撮移妙境非難事

直使心超不二門

秋日雜詠十首

三載幽棲養性靈  
焚香默坐萬緣輕  
空庭野草萋萋碧

更覺秋來少送迎

抄罷唐詩筆暫停  
不將奇字問添丁  
郊坳秋半無炎暑

淨拂明窓讀道經

風露蕭蕭月欲沉  
方池水靜影橫參  
何人睡覺來陪我

更取金荷漱灑斟  
八月十四夜四鼓

招呼佳侶暫忘形  
夜久金莖露欲零  
風捲晴雲時點綴

未妨華月上青冥  
中秋招隣士小酌

海濱三度過中秋  
雨橫無因到庾樓  
萬里無塵今夕月

不須携客上羅浮

沙路微行到懶窠晚風斜日滿烟蘿焚香坐久疑無路  
忽見帆檣竹外過

道人了然卓  
菴號懶窠

杖策尋幽路欲迷華鬢推髻雜生髮空階秋晚無霜葉  
自把清詩竹上題

老去忘情不厭閒酒杯詩軸最相關籬邊知是重陽近  
萸實微紅菊蕊班

天南誰把尺書傳老眼經秋自不眠鼓角聲回窻未掩  
可堪殘月到牀前

可笑多生習氣纏時時吟詠偶盈編心閑身老趨平淡  
不是新來效樂天

贈傳神陳生

直綴還縮岸幅巾三年海外見來頻鬢髯若為添霜雪  
始覺衰容更逼真

列之告別為之帳然小詩送別

小橋西巷每徜徉忽趁南風返故鄉旋汲雙泉烹日鑄  
從今誰共北窻涼

小詩送孟堅北歸

汝到家中暫喜歡倚門慈母問平安  
舉頭便見天邊月莫作千山萬水看

己巳二月三日晚食罷步至林氏園了然道人

新築小亭愛其間寂獨坐久之白上人來出門

又逢魏子歸而寫之以詩偶翻舊藁見之恍然

因書以示庭植

新築茅亭澀勒間蒲團坐久欲忘還道人應供歸來晚

只有野僧相伴閑

夕照穿林暮靄收出門忽見月如鉤  
幽人曳杖來尋伴一笑能令萬慮休

書尾寄六十五姪孟容

轉物庵中一老人十年嶺嶠且藏身  
黎山萬疊波千頃心鏡孤圓月一輪

雙泉亭

予自甲子春再貶瓊寓居雙泉首尾六載稍

葺治之結亭泉上甃以青石可百年南遊昌  
化留小詩亭中

甃石流溝汲愈新秋無落葉早無塵他年莫忘癡頑老  
曾是雙泉舊主人

陳氏面北小亭遠依林壑下瞰長江主人每醉  
卧其下歎羨不足戲留小詩云

赫日曉林起瘴烟小亭風景獨蕭然門前剝啄須輕手  
牕下幽人正醉眠

十一月二十八日陳令分寄梅花數枝為賦兩

絕句

幽香偏許夜深聞冷蕊從來水外村南北恨無霜雪伴  
獨將孤影照黃昏

一枝淡靜玉無痕便覺蕭娘氣味村旋汲清泉滋蓓蕾  
小窻留待月微昏

二子繼韻復賦二首

香起蒼苔斷知聞窮臘開花處處村應笑多姿桃杏俗

更嫌貪睡海棠昏

城上胡笳枕上聞却愁羌笛起孤村水容不入丹青手  
玉骨那憂瘴霧昏

文昌陳令寄龍眼甚富

不羨葡萄馬乳寒品流須着荔芝間幽人頓覺空囊富  
合浦明珠一夜還

僂耳病起偶題

病骨支離睡半醒雨餘芳草入簾青焚香隱几無人到

讀盡黃庭一卷經

黎人二首

褰帷露冕更停輪渺渺旌麾入瘴雲異境盡憑詩寫去  
郡僚爭喜得新聞

枕柳林裏便為家白首那曾識使華莫說巒村與黎洞  
郡人觀覩亦咨嗟

春日偶題

庵後踈籬夏碧花庵前榕葉晚藏鴉階前草長苔痕滿

裝出儋州副使家

海外實未嘗見梅為賦一絕

春日追遊載酒堂名園疑有野梅芳籬邊水畔無尋處  
只向風前認暗香

德舉予卅角友生也書來寄三小詩并示杜門

圓妙方指趣深遠因次韻為謝仍寄出門散方

亦反招隱之意也兼示商叟一笑

出門散方別見

杜門一法有深機勝把玄關叩祖師覆罷忘憂還獨酌

免陪歌酒免論茶

老野狐

瓊士吳志寧居城之東北隅深居簡出若素

隱者已而來儋耳託言學易且云願見異人

予始甚嘉之已而乃聞與一老婦遊一日坐

間為陳守所詰慚沮不自安夜半挈之而遁

戲作此詩欲追寄之不及

變化形容似老儒南來權作白髭鬚祇應坐上無鷹犬

走作人間老野狐

中春之初與諸友遊黎氏園荆華贈予桃花一枝歸置瓶中連日不凋因成兩絕示同行且令

同賦

枕鄉林裏見桃花正似羅幃翠幕遮老去已無簷髻夢  
淨瓶歸插一枝斜  
竹外籬邊映柳條一枝纖軟更妖嬈似知摩詰愁無伴  
留向書窓不忍凋

庖人宋奕請告往瓊般家恠久不至聞已設厨  
笑戲贈朱推

市無魚肉爨無烟晨起齋厨每索然欲識先生真樂地  
飯蔬飲水曲肱眠

感松

海外獨昌化宜松父老云往年自報恩寺西  
四行皆松柏林也州縣無禁約邦人折以為  
薪根節堅潤者以為明今惟十里外尚有之

三年後無復種矣感之作三小詩題之寺殿  
柱中以勸郡人有知者庶其少弭乎

瑟瑟聲微冉冉香炎天瘴海變清涼從今莫遣兒童斫  
留取穠陰庇一方

根盛厚地幹參天護養龍髯幾百年忍把斧斤頻剪伐  
坐合鱗甲化非烟

每憶西湖九里松眼明忽見此紫髯翁  
隐居庭院多栽植為

爰笙簫遮晚風  
陶隱喜聽吹笙特爰松風庭院  
皆植松每聞其響欣然為樂

昌化肉不常得于蔬已慣每聞有猪則招一二  
友生同飯月不過二三四月二日間有猪亟令

召三職事

顏樂簞瓢孔飯蔬先生休歎食無魚  
小兵知我須台客  
市上今晨報有猪

予三貶而至僂耳又復二年平生習氣掃除殆  
盡海外去國萬里士民不知朝廷事免議朝政  
惟是里巷之間是非曲直偶及之入於耳中有



如穢物置之寶器自今客至惟經史禪悅道家養生之說乃所樂聞其餘非已所預者可付之一默並成小詩以述己意云

庵中宴坐戶長扃鼓瑟吟詩樂性靈客至不妨談道妙  
儒書釋典及仙經

戊辰冬與鄰士縱步至吳由道書會所課諸生  
作梅花詩以先字為韻戲成一絕句後三年由  
道來昌化索前作復次韻三首并前詩贈之

冰容幽勝肯爭妍獨樹亭亭近水邊不但色香俱第一  
品流宜占百花先

清影扶疎晚更妍每教移植小池邊一枝獨守凌寒搯  
肯與羣花較後先

月娥姑射妬清妍白髮羞將插鬢邊冷艷獨排殘臘破  
孤芳長占小桃先

陳渭老今夕開閣誠為盛事戲成二小詩以侑坐

客

釀成春甕勝玻璃旋壓真珍味更奇飲客莫辭今夕醉黃  
河清後卒無期

長堤楊柳映門垂南北行人認酒旗坐上飲流須強醉  
休將河水較醇醪

行潘峒諸村愛其巖壑之勝田疇之美因成小

詩

烟市雲中自一墟幽光夾道路縈紆無人與寫崑崙勝

聊展營丘半幅圖予離藤日李子  
從惠亭成山水

村落家家社酒香雜花開盡綠陰涼山畦是處田疇美  
時有歸牛待夕陽

元發惠鳴雞

塵榻昏昏睡未醒床頭臚膊老雞聲年來學道多晨起  
免聽城頭畫角清

朱冠玄臆氣橫秋得食相呼飽即休語默從來有程度  
不妨風雨夜颼颼

客惠予早鳴晚鳴二雞各賦一絕

遠和城頭角調清隣雞寂默尚無聲幽人底事偏嫌汝  
驚斷歸鄉夢不成鳴早

長庚東出月沉西飽粟貪眠尚穩樓却笑城烏自多事  
更籌未急已先啼鳴晚

反舌

喧喧木杪弄新晴羈枕驚回夢不成任是舌端能百轉  
園林春盡寂無聲

謝文孺寄三接丹岐伯言人各有百二十歲之  
壽其多天折者聲色害之也如醉後入房等三  
事皆促壽命之目予來年八十若服此得終其  
天年道人之遺也

三接靈丹古所傳扶危起死勝神仙良願全藉刀圭力  
少駐人間四十年

予謫海外久矣蒙恩徙柳所寓適與蘇仙鄰暇  
日攜兒徜徉歷覽遺迹因閱本傳不載致仙之  
因特以事母盡孝行耳自古仙真得道如吳真

人之流未有不由此而致者世人不知出此多  
遺父母入深山窮谷中父母凍餓不卹也以此  
求道去仙遠矣因成二小詩題之壁間庶亦少  
驚欲學道而忘其親者

打包行脚為尋真偶與蘓仙作近鄰萬里移來今有伴  
叩門時許訪幽人

不須辛苦學神仙九轉功成亦偶然但向閨門躬孝行  
會須白日上青天

題義柳傳神贊

平生疾惡不量力指佞擊姦期屏迹沉落南荒二十年  
更無一點煙塵色

詩餘

丞相李公伯紀寄示水調一闋詠難李太白詞  
采秀發然子與太白竊有限焉因以陶淵明為  
答蓋有徵云耳

元亮賦歸去富貴比浮雲常於閑裏端的認得主和賓

肯羨當年軒冕時引壺觴獨酌一笑落冠巾園圃日成  
趣桃李幾番春 揖清風追往躅事如新遺編諷詠歛  
衽千載友斯人君愛謫仙風調我恨樓船迫脅終汙永  
王璘何似北窻下寂寞可棲神

清明俯近感歎偶成寄子賤舍人前調

自笑客行久新火起新煙園林春半風煖花落柳飛綿  
坐想稽山佳處賀老門前湖水歌側釣魚船何事成淹  
泊流轉海南邊 水中影鏡中像謾留連此心未住羸  
得憂患苦相纏行盡荒煙蠻瘴深入維那境界參透祖  
師禪宴坐超三際瀟洒任吾年

昌化郡長橋詞

昌化郡城之北長橋跨江風月之夕氣象甚  
勝庚午八月望夜士友悉赴郡會杖策獨遊  
頗懷平生故人作水調歌以自釋予自長年  
粗聞養生之說放逐以來又得司馬子微叙  
王屋山清虛洞所刻坐忘論一篇因得專意

宴坐心息相依雖不敢仰希喬松之壽度未  
即死庶有會合之期前

獨步長橋上今夕是中秋  
郡黎怪我何事流轉古儋州  
風定潮平如練雲散月明如晝  
孤興在扁舟笑盡一杯  
酒水調雜蠻謳少年場金蘭契  
盡白頭相望萬里悲  
我已十年流晚遇玉霄仙子授我王屋竒書歸路指  
蓬丘不用乘風御八極可神遊

過桐江經嚴瀨慨然有感予方力丐宮祠有終  
焉之志因和致道水調歌頭呈子我行簡

兵氣暗吳楚江漢久淒涼當年俊傑安在酌酒酌嚴光  
南顧豺狼吞噬北望中原板蕩矯首訊穹蒼歸去謝賓  
友客路飽風霜閉柴扉窺千載老三皇蘭亭勝處依  
舊沅水遠修篁傍有湖光千頃時泛扁舟一葉嘯傲水  
雲鄉寄語騎鯨客何事返南荒

重九日宴瓊臺

南歌子

佳節多離恨難逢笑口開使君携客上層臺不用籬邊

凝望白衣來 且看花經眼休辭酒滿杯  
玉人低唱管絃催歸去瑣窻無夢月徘徊

民先兄寄野花數枝狀似蓼而叢生夜置几案

幽香襲人戲成一闕前調

南圃秋香過東籬菊未英蓼花無數滿寒汀  
中有一枝

纖軟吐微馨 被冷枕烟細燈青夢不成  
皎如明月入

窻櫺天女維摩相對兩忘情

甲子中秋微雨聞施君家宴戲贈臨江仙

畫棟朱樓凌縹緲全家住在層城中  
秋風露助淒清香

凝燕寢遮莫下簾旌 佳節喜逢今夕月  
後房重按新

聲姮娥端解妬娉婷微雲點綴不放十分明

客贈梅花一枝香色奇絕為賦此詞減字木蘭花

芳心一點瘴霧難侵塵不染冷淡誰看月轉霜林怯夜

寒一枝孤靜夢破小窻曾記者燭影參差脉脉還如

背立時

符昌言馮寄朱胡梅詞酬唱語皆不凡因次其

韻  
念奴嬌

榕林葉暗見一枝獨於霜華爭白寫我精神惟賴有瀟  
 洒西湖詞客玉骨清羸冰容冷落似恨關山隔蠻煙侵  
 妬未應減動肌雪 幽夢時遠芳枝夜寒誰見我身為  
 蝴蝶抱蕊窺叢驚睡覺窻影橫斜和月謝館池邊松風  
 亭下忍使香消歇多情饒恨算應天解磨折  
松風亭見東坡梅詩

瓊臺元夕次太守韻

危閣臨沅渺滄波萬頃湧出冰輪星河澹天衢迥絕纖

塵瓊樓玉館偏人間水月精神清江瘴海乘流處處分  
 身 邦侯盛集嘉賓有香風縹緲和氣氤氳華燈耀綺  
 席競笑語烘春窺簾映牖春素蛾偏顧幽人空悵望通  
 明觀闕遙瞻一朵紅雲

逢時使君出示所作送春佳詞引楚襄事因次

其韻  
鷓鴣天

踏舞貪看赤脚娘送春春去莫悲傷飛花逐水歸何處  
 落絮沾泥不解狂 都是醉任飛揚百年三萬六千場



使君親按新歌舞寃夢相逢笑楚襄

陳逢時置酒賓燕堂仍携愛姬晚值雨作見示

佳詞輒次眼兒媚韻

漠漠春陰人似霧那用繡簾垂不道持杯是阿誰須拚  
倒金壘 人世渾如天上月離合比盈虧冒雨須來帶

雨歸神女解相隨

予頃在瓊山見桃李甚盛但臘月已開盡三春  
未嘗見桃花每以為恨今歲寓昌江二月三日

與客遊黎氏園偶見桃花一枝羊君荆華折以

見贈恍然如逢故人歸挿淨瓶中累日不凋予

既作二小詩同行皆屬和忍憶吾鄉莪花塢之

盛每至花發鄉中人多醜會往游醉後歌呼今

豈復得緬懷疇昔不無感歎因成長矯句寄商

叟德矩二友若悟此空花即不復以存没介懷

也漁家傲

海外無寒花發早一枝不忍簪風帽歸挿淨瓶花轉好

維摩老年來却被花枝惱  
忽憶故鄉花滿道狂歌痛  
飲俱年少桃塢花開如野燒  
都醉倒花深徃徃眠芳草

欽定四庫全書

莊簡集卷八

宋 李光 撰

奏議

乞聞言路劄子

臣聞帝王之美莫大於詢謀治安之時尤先於警戒歷  
觀前代有為之君雖聰明有餘而切直之言不絕於耳  
雖天下大治而幾微之慎不忘於懷恭惟皇帝陛下以  
睿知寬仁之資膺祖宗積累隆平之業勞心求治幾三

十年華夏人安天地交泰符瑞之應史不絕書所謂太平盈成之期實在今日陛下所當憂勤宵旰虛己以聽納群臣所宜精白勉勵夙夜以進戒而近歲以來士大夫狃於因循宴安寵祿諛佞成風至妄引荀卿有聽從無諫爭之說以杜塞言路多士盈庭莫敢開說是陛下有容納之德而羣臣進拒絕之計朝政之闕夫臣下之姦邪生民之利病海內之休戚何由盡聞乎古人有言曰堂上遠於百里堂下遠於千里門庭遠於萬里蓋言壅隔之禍深也臣愚伏望陛下博延羣臣明詔天下廣衆正之路開不諱之門使忠良蹇諤之士有所規益而讜言進傾邪讒巧之徒不得壅蔽而下情通實天下幸甚取進止

論百姓失業劄子

臣聞堯舜在上而天下無窮人文王之民無凍餒者蓋國以為本而民以食為天自古賢聖之君莫不貴農重穀以裕天下一夫不耕或受之饑一女不織或受之寒

饑寒並至而能不為姦邪者鮮矣仰惟陛下臨御海宇  
躬修節儉以安百姓涵養生息如天地之無不覆載雨  
露之無不潤澤每發德音下明詔未嘗不以寬恤為先  
懷生之屬罔不欣戴可謂治極乎堯舜而思深於文王  
好生之德浹肌膚淪骨髓矣邇者朝廷稍務損益時政  
以適厥中而奉承之吏用意過當不復推廣陛下仁民  
愛物之心貪殘苛暴公肆掊歛百姓嗷嗷失業者衆監  
司守宰坐視流亡恬不加恤強者結集為寇盜弱者轉  
徙守溝壑是致輦轂之下勾者日滋號呼呻吟枕藉道  
路此陛下耳目所及至近而易察者然且壅隔而不盡  
聞况四方萬里之外乎深恐怨嗟之聲干戾陰陽聚為  
稔厲傷害和氣臣愚伏望陛下流寬大之澤抑煩苛之  
吏申勅諸路提舉常平官或間遣信使以巡撫四方延  
問民所疾苦蠲逋負省徭役以仰副陛下愛育元元之  
意實天下幸甚取進止

辭免除右司諫狀

臣准東上閣門告報已降旨命除臣右司諫臣聞命震  
驚固知所措伏念臣資性朴愚學術荒落方陛下初登  
寶位開廣言路褒直盡下之時宜得方正忠蹇之士置  
在左右拾遺補闕庶有裨益如臣庸妄風節無聞倘或  
冒居寶累初政伏望陛下察臣誠悃非敢矯飾追寢成  
命別除臣一職合入差遣庶安愚分所有告命未敢祇  
受謹具狀奏聞伏候勅旨

論梁師成劄子

臣伏觀虜騎內寇需索犒軍金銀陛下以宗社生靈為  
重屈意求和上自乘輿服御宗廟器皿下至民間首飾  
之物拘收殆盡大臣戚里之家不免直取獨未聞宦官  
能體陛下憂勞之意近年以來宦官用事或殖貨利或  
治宮室或開拓邊境或進退臣僚皆能竊弄威權以厚  
自封殖此陛下耳目所及不復縷陳其專權擅勢桀黠  
尤甚者莫如梁師成師成用事日久能作威福計其家  
貲無與為比當此危急之時獨不在直取之數臣切惑

之臣謹按師成出入禁掖踰二十年罪惡貫盈不可悉  
數方蔡京王黼相繼用事朝綱隳壞賄賂公行姦邪朋  
附而為之用忠賢擯斥而不得進師成與之締交關通表  
裏蒙蔽引用浮薄布滿中外依憑城社玷辱聖朝以至  
海內怨嗟養成今日之患迹其罪惡久合誅夷方陛下  
踐阼之初聖政日新一時儉人咸知退縮而師成儼然  
居中執政大臣慮其狡獪多計恐一旦復得進用莫敢  
動搖伏望陛下斷自淵衷以師成付有司籍其家貲窮  
究姦慝以正典刑因以風厲黨類庶有懲革實天下幸  
甚取進止

言蔡京章疏不繫階分析狀

臣準尚書劄子二月二十二日奉聖旨言蔡京章疏柳  
約李棻不曾繫階令分析聞奏者臣聞命震驚固知所  
措臣昨於今年正月二十四日供職至二月初三日入  
局忽報臺諫官上殿臣方驚疑詢問同列據司諫李會  
正言師驥云初二日晚有急速公事乞對緣臣是日早

不暇相率既未得班次至初三日只將侍御史孫覲論  
列蔡京文字列銜同上即不曾聚議及報臣知委臣是  
時供職未及旬日正當朝廷多事之際敵騎未退臣嘗按  
梁師成罪惡首以蔡京王黼締交關通表裏蒙蔽為說  
然臣後來不曾再有彈奏臣實失職雖天度包荒未即  
罷斥在臣愚分誠不自安臣見居家待罪伏望聖慈解  
臣言職以厭公議

論內臣梁永劄

臣訪聞高品梁永等昨因宣和七年十二月差充件送  
全國回謝番編欄官沿路作過挫辱守令毆擊頓司恣  
橫不法及取受過錢物每名不下一千五六百貫送大  
理寺根勘各係贓罪流在案該大赦原罪準律諸以贓  
入罪正物見在者還官其已費用者死及配流勿追餘  
皆追之今永等所配雖已該赦有追到贓物見在大理  
寺贓罰庫永既釋放却計會內侍省差權大理寺監門  
節次將劄子求囑本寺少卿請出元追到贓物臣契勘

永既因罪追攝下寺根勘於本寺官已有妨嫌况贓物  
在庫未經戶部拘收遂敢一面請領顯屬違法欲望聖  
慈令戶部日下將上項已追到贓物重別估定價例除  
已納足所犯贓外其餘恐合給還仍乞罷本人見權監  
門庶免姦弊取進止

乞罷李彥辟官劄子

臣近奉聖旨專委臣看詳京東西兩路係李彥辟置西  
城所害民之官並合放罷臣今契勘兩路州縣官係御  
筆內降聖旨除授之人員數尚多吏部不肯着實供具  
若盡行放罷其間却致枉濫臣今欲將監司知通元係  
聖旨司錄已下元係吏部注授別無害民顯迹並且存  
留外其餘並乞放罷取進止

論鄧雍劄子

臣伏覩近降指揮今之尚書侍郎異日宰執之選也都  
省所接詞訴分送六曹與決施行陛下責任之意可謂  
重且專矣則居是職者非得天下英偉豪傑之士智識



才器足以當異時輔弼之選者曷宜在此哉臣謹按吏部侍郎鄧雍不學無術世濟奸邪其父洵武任樞密使因緣請託特許赴殿試關通近倖猥中科目濫廁從列惟薄荒穢士大夫目為豔班兼雍不曉吏事又欲廢法任情專受請託選人關陞改官意所欲與雖郎官執條例以進輒遭詬詈人材猥下趣操頗僻不足污天官之選伏望聖慈特賜罷黜施行庶厭公議取進止

論鄧雍第三劄子

臣伏見近年以來嬖倖用事奸邪擅權賢否混淆是非顛倒世家之子布滿要塗瀆亂朝綱莫斯為甚臣謹按前吏部侍郎鄧雍專以便僻側媚躡取要官初無學術而使之特赴殿試不知古今而使之猥廁經筵惟薄不修蹤迹醜穢士林傳播以為笑談今雖罷遣尚仍舊職玷高華之選實於公議有所未允伏望特出睿斷早賜褫奪職名投置閑散庶幾聖朝名器不以假人且絕奸邪覬覦之路實天下幸甚取進止

乞追究王蕃召姚古劄子

臣等伏見朝廷自聞金人入邊即差王蕃姚古充京畿四面制置使今姚古未聞來期王蕃統領禁兵避敵遠遁不知所在京畿諸邑及近京州縣常被剽掠道路不通都城閉關多自民間百物窘乏人情憂懼欲乞先次選差將兵分屯城外以禦他寇仍開南城一面門多差將兵譏察守禦以通往來仍乞差官趣召姚古追究王蕃所在取進止

論吳鐘劄子

臣聞重刑再覆國之常典唐太宗每決一囚必三令五覆蓋所以重人命也訪聞元豐庫受納金銀一項百姓王宜納金五十兩貼司李元亨上歷誤作五兩當日有提領官吳鐘到庫點檢係胥長劉鐸即時以元數執覆取鈔呈驗發覺訖元金見在李元亨畏罪逃竄吳鐘不曾送所司根勘一面申奏取旨便將監官降官劉鐸貸命杖脊刺配沙門島雖已蒙改正其吳鐘並無行遣臣

按鐘本市井小人狡獪反覆自來諂事權倖不一二年致身從橐今來為見大臣收族金銀急於傳會遂致廢法任情欺罔聰聽衆論藉藉咸謂枉濫實累陛下始初清明之政伏望聖慈矜憐無辜將鐘重行竄斥非獨為小人之戒亦以仰副陛下欽恤之意取進止

論曾紆等劄子

臣惟國家之興聖聖相授專務愛育元元以固邦本而四海之廣所與共治以惠養斯民者尤在于守令監司之職委以刺舉實外臺耳目之寄專以按察州縣者也其任重不重哉伏自陛下即位以來號召天下豪傑之士聚之朝廷而貪汙不法之吏多在外服或倚勢作威或倚法虐下誅求掊斂靡有藝極使遠方之民無所申訴朝廷何賴焉臣伏見江西轉運曾紆福建轉運趙岸唐績提舉市舶張佑提舉廣東香鹽黃昌衡府界提舉常平陸崇皆緣交結權倖以躡取名位邪佞凶狡素無廉聲皆不足以當一道之寄岸績遠任福建

漕臣朝廷近差陳磷等為代遂通賄賂于梁師成以  
造茶為名不肯離任佑本泉州大商今市舶解治乃在  
泉州背公營私何往不可近聞營造第宅盡令屬邑科  
買材木贓汙不法一方之民咸受其弊昌衡棠皆奴事  
朱覲昌衡頃知秀州華亭縣抑勒人戶依等第科買白  
鶴每隻至有百餘千者自秀至蘇花石珍禽絡繹不絕  
遂就除本州通判益肆掇取東南之民莫不憤怨棠知  
平江府長洲縣專一勾當朱勗家事民間訟牒悉委佐  
官平江地瀕太湖勗田產在長洲縣多被水患民間不  
肯承佃棠既為抑勒上戶佃種稍不承認即枷項送獄  
既承之後永無脫期至破家蕩產賣妻鬻子猶監錮不  
已良民妻女稍有姿色者必多方鉤致百姓田園號為  
膏腴者必竭力攘取以搜尋竒玩而發人籠篋者有之  
以訪求古物而掘人家墓者有之紆故相布之子因諂  
事宦官進職賜帶頃任楚州及鎮江府通判皆以本州  
娼女自隨替罷挈之而去帷薄荒穢父子聚麀尤為清

議之所不容伏望聖慈特降睿旨盡行竄斥以正刑書  
仍乞精擇廉幹修潔素有風力之人以充監司之選庶  
幾朝廷惠澤得以下究細民疾苦得以上聞仰副陛下  
勤恤民隱之意天下幸甚取進止

乞奉迎上皇劄子

臣聞唐明皇避寇幸蜀肅宗即位靈武及二京平李泌  
為羣臣通奏具言天子思戀晨昏請促還以就孝養若  
泌者可謂善處人父子之間矣恭惟陛下天性仁孝伏  
自上皇東幸暴露日夜憂思至避殿減膳不遑寧處群  
臣士庶莫不知之而軍興之際朝廷多事道路隔絕臣  
恐陛下至意未能感通而姦邪之人易成間隙以上貽  
宗廟之憂下為羣臣之禍治亂之原安危之機盡在于  
是臣愚伏望陛下親降詔旨令三省樞密院集兩省臺  
諫官合議奉迎上皇典禮使陛下大孝之美純粹光顯  
過於未登大位之時實天下幸甚取進止

論內臣鄧珙等狀

臣恭惟道君太上皇帝倉卒南征暴露野次陛下憂懼不知所為金人退師之翌日遣使問安又擇見任執政為奉迎使陛下東嚮臨遣於庭令所至賞犒隨行將士撫諭行宮使已下令扈從以必上皇之歸孝思至矣且命宗室父老迎謁近甸亦既越甸未聞屬車之音羣臣士庶不能無私憂者以羣小人在側耳臣訪問隨行內侍其間頗有讒邪之人造飾奸言欲以離間陛下父子以龍德為隘而進西幸之策使陛下以天下之大而不能安其親挾此為奸何所不至此誠社稷之深憂也臣願陛下擇其尤甚者行遣一二其往來京城踪迹詭秘如鄧珙者傳播詔書以惑衆聽如劉奭者妄議朝政不循分守如徐霽者朋附道流凶惡稔著如董舜賢者李琮梁師彥之陰懷反側任鈞馮彥石如岡之素著凶豪凡此數人皆上讒善佞小人之桀黠者也自知過失既多畏陛下之嚴恐一旦有所不容是以日夜闚覘搆間百端不可不慮臣愚伏望陛下遣使躬稟上皇將此數

人重行竄斥別選老成端慮之人以充上皇掃除之後  
庶幾小人不致牽制行宮既復二聖重歡實天下慶幸

論宋暎劄子

臣等伏見新除發運副使宋暎儉佞庸狡專事反覆蚤  
締交於王黼復聯姻於蔡攸叨竊寵榮積有過惡朝廷  
近者再除暎發運使臣等謂陛下濶畧徃愆責以後效  
未敢論列今乃聞暎包藏禍心覆出為惡撰造不根之  
語脅持上下欲以離間陛下父子之愛物論恟恟莫不

疑駭伏望陛下斷自淵衷早賜竄逐以厭公論取進止

三月三十日奉聖旨宋  
暎落職與在外宮祠

論明節皇后不當立忌狀

臣准西上閣門關準太常寺關今年迎奉道君太上皇  
帝若在四月二日到京緣當日係明節皇后忌辰合分定  
奉迎及行香官者臣嘗考求典禮明節皇后不當立已心  
昨緣太常少卿林震率意迎合妄援溫成故事為明節  
皇后立忌因以為例不復討論遂使聖朝著非禮之舉

昭譏後世不可不革竊詳忌日之制罷樂廢務修齋行香  
皆子孫致其追慕之誠五季之亂可謂無禮法矣周世  
宗宣懿皇后入廟議者猶以太后在上疑祔廟之後立  
忌非便嘉祐中言者以久雨陰沴宗廟之禮恐有未順  
且謂城南立溫成廟四時祭享並同太廟之禮蓋當時  
有司失於講求高宗遭變飭已思咎祖已訓以典祀無  
豐於昵况以嬖寵列於秩祀非所以享天心奉宗廟之  
意也熙寧中有司議改溫成廟為祠殿歲時遣宮臣行  
事忌日齋祭並合廢罷識者是之今陛下初嗣歷服宜  
大正始之時宗廟國之大事伏望聖慈下有司討論典  
禮務合中制所有明節忌辰乞且依溫成故事罷百官奉  
慰行香止令內臣就祠殿行事薦以常饌庶合典禮謹  
錄奉聞伏候勅旨

論制國用劄子

臣伏覩祖宗之制天下財穀悉總於三司非條例有定  
數不敢擅支朝廷知其大數量入為出故能倉廩充溢



用度有餘近年以來政出多門法度浸弛戶部既不得  
總天下財賦朝廷亦無緣盡知錢穀大數侵支互用不  
可譏蔡名為應奉御前其實散入私室東南財賦盡於  
未勸西北財賦困於李彥天下根本之財竭於蔡京王  
黼自徐鑄蔣彞為常平司官何漸為茶馬司官張琬徐  
惕燕瑛為市舶官應安道朱彥美王子獻王復為轉運  
司官胡直孺盧宗原為發運使王仲閔胡邃為提點刑  
獄宗誨為香鹽官劉寄呂岷毛孝立為鹽司屬官天下  
財賦盡歸權倖之家小人乘時無復忌憚今所至匱竭  
公家無半年之儲百姓無旬日之積加之兵興府庫金  
帛散用將盡此乃國用危急之時所謂理財經久之術不  
可不慮伏望遵依祖宗故事使三省樞密院通知兵民  
財利大計與戶部量一歲出入以制國用仍乞精擇健  
吏通知財計者置司驅磨諸路應干錢物往來移用過  
及見在之數其官吏各量添俸給課以功限為之賞罰  
或專遣使命就所至勾集諸司人吏驅磨庶幾利源歸

一而天下財用可得而理矣取進止

論三鎮親王劄子

臣聞春秋之義許外夷者不一而足顏師古曰節制之不皆稱其所求也臣伏覩金人恃衆凌犯邀求無藝陛下天度包荒不愛重寶不惜土地又遣親王大臣為質卑辭厚禮惟恐少失其意待之可謂盡矣而貪婪無厭詭詐難測近者載遣使人復以親王大臣都尉為請無禮亦甚矣臣職在諫垣連日伺候班次未蒙引對退伏

維念上皇在東南陛下闕晨昏之養未有以慰其意今連遣二子入不測之敵無乃傷父子之情乎况肅王孱弱置之軍中萬一暴露感疾陛下有殺弟之名又三鎮者皆天下勁兵處太祖太宗百戰乃得之一旦舉以予人陛下為人子孫嗣守大業使兩路生靈無故陷沒尚何以為國乎此又不可之大者也夫城下之盟諸侯之深恥以國家全盛之勢四海九州之廣勤王之師不絕於道伏望陛下明詔將相大臣別議攻守之策仍乞間

道遣使檄河東河北兩路盡發強壯策應首尾掩擊天地助順必成大功臣無任忠憤激切之至

論土豪乞依戰功補授劄子

臣伏見河北河東路宣撫副使李彌大申乞初等不理選限官誥一百道欲以召募土豪此必彌大窺見朝廷不肯假借且懼招權之嫌故其所乞不敢過當又能為陛下吝惜名器志雖可嘉臣竊聽外議以為方今多事之際正藉捐軀死難之士使真有土豪能糾率勇士捍禦邊方恐非虛名所能招致指揮一下聞者竊笑伏自陛下即位以來罷花石之冗費斥應奉之邪塗濫恩僭賞所省已不貲矣奪彼與此孰得孰失况今太原危急邊境繹騷此正拔士卒為將帥之時所有應緣召募首領合與官人並乞作戰功補授庶幾人人樂從應募必衆取進止

辭免除侍御史劄子

臣聞命震驚莫知所措伏念臣承學淺陋賦性迂愚比

者伏蒙陛下擢真諫垣日月未幾曾無古人正色獻替  
之効莫副陛下虛懷聽納之勤覲顏尸祿日俟罪譴敢  
圖誤獎更踐臺端况今多事之際士論未一民論未孚  
非智識議論足以裨益政體剛方諒直足以糾正官邪  
曷可仰副陛下責任之意如臣妄庸猥被東掖息私過  
厚職任難勝退自省循安敢冒處伏望陛下察臣誠悃  
追寢新命別除一閑慢差遣庶安愚分臣無任激切屏  
營之至謹具狀奏聞伏候勅旨

再辭免侍御史劄子

臣近蒙恩除侍御史尋具辭免聖恩深厚未賜矜從非  
臣捐軀所能報稱而義有未安不能但已頃至頻瀆淵  
聽伏念臣出自寒鄉蹤跡孤遠歷官州縣踰二十年風  
節無聞志氣凋落茲者伏遇陛下龍飛首擢諫列詢事  
考言曾無涓埃可以上裨聖政之萬一方懷憂畏日俟  
譴呵豈敢躡出要路以冒不次之寵况陛下初嗣大政  
當擾攘之時避殿減饒躬自貶損憂勞備至而德意未

孚於國人播告雖修而實利未及於天下群囂誼闕權柄下移遂使人主之威福朝廷之紀綱幾無以自立復以畏避相先莫敢任責而臣人微望輕乃於斯時身任言責橫當風波實恐無以稱塞上辜陛下委寄之意伏望聖慈察臣情辭非出矯偽別移一閑慢去處庶可勉策駑短隨事補報臣不勝哀祈激切之至取進止

論體究姚古等劄子

臣準朝旨差往河東路體究姚古已下統制官不進兵等事係干重密合先次取會因依次第看詳體究詣實竊慮姚古等却作因糧道不繼別以私說回報雖未明

虛實理合體究的實恐臨時有妨施行其前項事若干涉監司州縣等處即未審合與不合一就體究伏望聖旨詳酌施行如蒙許一就體究即乞特降處分付臣照會所有應干今來體究公事合關報臣事節並乞依已

降指揮不得下司所貴慎密不致漏露取進止

五月一日三省

樞密院同奉理旨河東諸統制宜內有逗遛不進者其姚古不能節制以軍法從事致久未成功姚古可落檢校

官罷節鉞與承宣使依舊河東制置使其統制官差侍御使李某前體究逗遛尤甚者械送赴闕取旨李某令東上閣門今日二月二日引見上殿訖疾速起發仍不下司有劄付李侍御靖康元年五月一日押已而不果行

論行宮賈賞劄子

臣聞唐德宗狩奉天自發洋州以來百姓進獻瓜果欲各與散官陸贄以為不可且曰爵祿天下之公器而國之大柄也惟功勳才德所宜處之夫散官虛名也贄猶力爭至數千百言而不已誠以所係者重也臣伏聞上皇東巡州縣供饋無闕此乃臣子之常分何足為功兼供饋之物自一毫以上皆行人及坊郭鄉村有物力之人非出供饋者之家也供饋愈辦則剝民愈深臣訪聞其間巧於謀身者多是交結近習縱其請求需索無藝往往緣此得其歡心揄揚贊美達之上皇遂致增秩賜金行宮如市有再任者有進三官者有召赴都堂審察者恩賞僭濫非散官之此也陛下修明百度抑絕奔競如此而士大夫冒犯廉隅僥倖苟得如彼况上皇鑿與還闕將士冒行陣突鎡鋒以衛護社稷者或橫尸原野

或暴露邊陲未聞少加恩典而首及州縣猶邪之徒非所以示天下之公也所有已降遷官進職等指揮伏望聖慈特賜寢罷以安人情臣無任激切待命之至取進止

五月二日奉聖旨上皇經由道路宣力之人可依下項寧陵知縣趙子游等各轉官有差

論王氏及元祐之學

臣愚昧朴拙當陛下初政偶承乏擢寘言路每因進對備備聞德音未嘗不以紹復祖宗法度為說忠臣義士莫不歡欣鼓舞日頌德化之成也臣今月十七日入臺伏覩三省降到黃榜一道臣寮上言以王安石為名世之學發明要妙著為新經天下學者翕然宗師又言熙寧元豐間內外安平公私充實法令備具賦役均平其意專以王氏之說為是公肆誕謾無復忌憚以陛下聖明未可遽欺既以司馬光與安石俱為天下之大賢又云優劣等第自有公論觀言者之意必不肯以光為優以安石為劣夫光與安石行事之是非議論之邪正皎若白黑雖兒童走卒粗有知識者莫不知之當熙寧元豐間如

如韓琦富弼歐陽修之屬尚皆無恙安石惡其議已皆指為因循之人擯斥不用卒以憤死恭惟太祖太宗創業之艱難真宗仁宗守成之不易規模宏遠矣安石欲盡廢祖宗法度則為說曰陛下當制法而不當制于法欲盡逐元老大臣則為說曰陛下當化俗而不當化于俗蔡京兄弟祖述其說五十年間搢紳受禍生靈被害海內流毒而祖宗法度元老大臣掃蕩禁錮幾無餘蘊矣幸賴宗廟社稷之靈上皇悔悟以祖宗不拔之基金付陛下今言者又創為熙豐之說以安石為大賢臣恐此論一出流聞四方鼓惑民聽人心一失不可復收非朝廷之福也



欽定四庫全書

莊簡集卷九

宋 李光 撰

奏議

論蔡攸欲潛入都城劄子

臣伏見蔡京父子當國日久竊弄威柄敗壞紀綱使朝廷失信於四夷至上皇負謗於天下軍民怨憤士論沸騰前後臣寮論列非一其它元惡巨姦悉已竄逐獨京父子尚遲回近甸未正典刑訪聞攸不自引避欲以扈衛

行宮為名僥倖入都竊聽民言深可憂慮若攸果入都城則百姓必致生變萬一驚犯上皇屬車之塵則臣坐不預言之罪伏望陛下特降睿旨早賜黜責施行

議太上皇后還宮之儀狀

臣近覩禮部關報太上皇后先次還宮陛下屢降德音戒勅有司繕治擷景園易名寧德宮務極閎麗以稱崇奉之意使命往來不絕於道陛下每於艱危擾攘之時延見羣臣憂形於色未嘗不以暴露為念此於太上皇

后可謂無負矣臣聞近日外議籍籍咸謂太上皇后輕信小人之言遣使切責陛下臣在外庭不知何事妄傳欲開宣德門入居大內羣臣士庶莫不惶駭以臣料之萬無此理設或有之此豈太上皇后保全鄭氏之意哉恭惟道君太上皇帝上畏天戒下順民心以宗廟社稷之重躬行堯舜之事退居潛藩以神器付陛下大內者天子之居神器所在也使無纖介之嫌陛下欲便溫清之養迎奉入內亦當躬稟上皇下有司討論典禮如漢唐

故事繕營宮室嬭嬭贊御嚴為限隔以防意外之變縱陛下母子慈孝萬無他嫌其如左右近習之懷姦結怨搖動兩宮則蕭牆之憂不可不慮伏望陛下明詔三省樞密院大臣速議太上皇后還宮之儀以全陛下母子之愛臣不勝激切待命之至

論在京擅離官守人一等科罪劄子

臣竊惟聖王制世御俗之方莫重於賞罰所以行賞罰者莫先於至公古者爵人於朝與衆共之刑人於市與衆棄之明不敢以己之私恩廢天下之公議也臣伏見金人內侵都城危逼士大夫委職而去者五十二員近緣臣寮論列有旨令吏部具職位姓名送大理寺根勘約法斷罪陛下示天下大公之道可謂盡矣命下之日士論紛然或謂罪同罰異致陛下有失刑之譏大臣負黨姦之謗不可不察如衛仲達張勸馮溫舒蔡行兄弟皆從官也林虞劉燾袁植皆致仕也在仲達勸則除名勒停虞則追五官除名勒停行兄弟及溫舒燾植則置

而不問或旋求名目如蔡績蔡續者或妄托假故如許  
行宋時者種種姦欺莫究虛實其為擅去官守一也今  
詐冒者反得輕典孤拙者多陷深文陛下既已付之有  
司法者天子所與天下公共也原情定罪不容有所輕  
重况得而私之哉伏望聖慈將大理定斷到應干逃避  
臣寮係在去年十二月十七日已後不問有無事故盡  
作擅去官守一等坐罪庶幾公道昭明人言弭息不勝  
幸甚取進止

論劉延慶等劄子

臣聞易曰師出以律否臧凶言治衆而不用法無不凶  
也故曰將軍死綏咫尺步無却碩望避敵逗撓有刑我藝  
祖以英武定中原養兵止二十餘萬懲罰訓練一按師  
律嘗曰唐莊宗二十年夾河戰爭取得天下不能以軍  
法束此輩縱其無厭誠為兒戲朕撫養士卒不吝爵賞  
犯吾法者惟有劔耳故能南征北伐洒濯氛祲神戈所  
指無不從志誠御將得其道也臣伏觀近年以來將帥

之柄付之宦官兵政不修賞罰不嚴馴致前日敵騎充斥  
斥瀰漫兩河非小變也幸賴宗社之靈陛下神聖得天  
人之助金人退師宜於此時修軍政以耀威稜明賞罰  
以聳羣聽擇其悞國生事罪狀明白將士怨憤久稽天  
誅如劉延慶父子者重寘典憲以勵三軍平燕之役延  
慶提數十萬衆當契丹殘破之師兵鋒未交一夕遁去  
芻糧器甲委為盜資兵夫枕藉填滿坑谷挫損國威莫  
此為甚金人緣此遂有輕侮中原之意其子光世光國

亦皆凶悖專恣傲睨不恭近者粘罕圍守太原事勢危  
急朝廷遣光世赴援既遷延不進反與折氏為仇旋致  
拜衄擁兵奔逃先國頃為陝西提刑陵鞬州縣五路官  
屬畏其凶燄尋醫待養託故解職者不可勝數今兩路  
用兵防秋在近正籍將士用命以守禦邊疆以衛護王  
室如延慶父子蒙國厚恩一門之內建籍正任園地田  
宅歌重舞女志滿意得不復以朝廷大計為念及种師  
中姚古王元之流皆陛下親擢元為直定總管師中為

河北制置司古為河東制置使委任華重亦復偃蹇自肆使之禦敵則望風先奔使之策應則逡巡不進用兵行師如循一軌若此之類朝廷未嘗少加詰問有罪不坐犯法不誅此皆異時因循姑息之政亦何以感勵將士使之仗節死難者乎前日失守追斬梁方平驕將惰卒孰不知懼以陛下英明當今日夷狄內侮之時制軍御衆若不稍加裁戢但務涵容苟翫歲月遂使忘身效節率衆先登者獲譏於士卒備軍蹙國緩救失期者自以為智能義士痛心勇夫解體豈不殆哉伏望明詔三省各院大臣時自來姦欺罔功罪惡顯著最為敵人所譏笑如延慶等重賜顯戮傳首邊城或鑄削官職竄流遠方庶幾邊將草心軍聲大振賞罰當而功罪明威令行而軍政肅矣不勝幸甚取進止

乞用河東土豪援太原劄子

臣近因進對伏見陛下以太原圍閉日久援兵無功深軫宸衷憂形於色臣退與寮屬其言今日之患誠無急

於此者臣東南書生豈知用兵因輒詢求博采衆議及河東士大夫有訪臣者皆言方今事勢危急忻代二州已為敵境澤潞汾晉又遭劉嗣初殘破富家大姓往往奔走四出獨力田之人戀者鄉土多自團成保甲守護鄉閭朝廷若起而用之可得土民十餘萬人自肯為戰蓋子弟之衛父兄手足之捍頭目其勢然也今朝廷兵力單弱四方兵未有至者萬一太原不守則河東決非朝廷之有若恤小害則大患不除欲望聖慈速急就委折彥質盡起晉絳慈隰澤潞威勝汾州八處民兵自二十已上五十已下及本路諸侯弓手令見任州知通縣令佐據所統屬各自部轄其間亦有土豪及士人願為頭首者甚衆若假以初等官及應副器甲使與官軍協力赴援比之他路起兵無逃竄剽掠之患減飛芻輓粟之勞人自為戰家自為守功必倍之仍乞先遣信使齎詔書諭以禍福人必樂從出夫之家給復三年州縣敢逗撓者并以軍法從事愚計如此儻粗合聖意乞詔

三省樞密院大臣詳議施行取進止

再乞起河東民兵狀

臣近嘗具奏乞盡起河東民兵赴援太原乃是臣呼召平陽府進士刁處仁等商議為臣言力田之民頗戀著鄉土各自團成保甲咸有鬪志若起而為兵比之他路無逃竄剽劫之患減飛芻輓粟之勞其言似可採用未蒙施行今河東士大夫避地至都下者甚衆其刁處仁等亦各願隨逐使人前去乞下臣章樞密院令出榜召募詢訪謀策庶有裨益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論胡直孺劄子

臣伏覩近除胡直孺為工部尚書命下之日士論沸騰莫不疑駭蓋直孺素結朱勗為發運使為侍制知平江府為戶部侍郎皆勗力也臣近論朱勗及言東南財用為羣小侵蝕直孺其一也老而無耻素節凋喪不足污八座之選覲顏朝列不自引退伏望陛下斷自宸衷重行竄黜以為士大夫不顧廉隅者之戒取進止



論胡直孺第二劄子

臣近再上章論列二部尚書胡直孺罪惡已蒙陛下開納許以必行亦既累日不見降黜此必大臣以直孺為賢曲加覆護以臣言為妄未肯施行夫大臣以進退人材為職所進忠賢則國家享其利所進儉佞則人主受其欺陛下不以臣不肖使得待罪言路若大臣用人失當臣得而論之朝廷行之則陛下威權立矣今臣力言之陛下虛已而聽之大臣沮抑之則是陛下威福之柄反制於大臣而臣區區不能但已者也况直孺佞邪天下所聞與應安道盧宗原相繼為轉運使及發運使欺罔朝廷如循一軌將上供物料及糧綱船盡充花石之供號為應奉州縣帑藏為之一空起發封樁妄稱均糴歲計不足猶進羨餘緣此進職濫厠從班遂知平江府縱朱氏請求益肆掊歛不復知有朝廷矣直孺素蓄聲妓每携就朱氏園亭與倡優雜處啗其子姪吳民怨憤自為朱家奴勸入京師凶斂益熾至與宰執爭權竊弄國柄首

引直孺為戶部侍郎搢紳側目莫不駭嘆伏自陛下即位灼見姦凶以次流放黨類屏息獨直孺反被褒擢聯八座之選命下之日士論沸騰前後臣寮論列不一伏望陛下斷自淵衷速賜寬黜以為多士之戒如臣所奏失實欺罔聰聽亦望解臣言職重真典憲臣與直孺理難兩存臣不勝激切待命之至取進止

論燕瑛胡直孺劄子

臣伏見燕瑛胡直孺二人以姦佞相濟傳會匪人用事專權恣為不法盜用官錢如同己物刻剝細民甚於豺虎前後臣寮疏列罪惡瑛頃任廣南市舶專以貨賄交結近倖目為香燕及為開封尹專任猾胥政事紕繆輦轂之下寇盜縱橫褫職居外曾未旬月百計經營由散官徑為戶部尚書直孺任兩浙漕臣假託應奉耗竭帑藏醜穢之迹中外所聞知平江府諂事朱勗日三造其門勗所欲為無求不獲家畜聲妓專事媚悅以圖進用名教所棄清議不容陛下灼見姦惡亟議誅竄今二人

皆帶龍圖閣直學士名曰罷斥其實陞遷自祖宗以來  
非名德重望為士類所推者未易得此陛下始即大位  
慎重名器愛惜生靈之時如使此流列顯職當郡寄臣  
恐四方忠義之士不以聖朝爵祿為榮人人解體羞與  
比肩恐非朝廷之福臣與瑛直孺膏昧平生所以拳拳  
不已者誠見陛下慨然思治乃於賞罰功罪輕重失當  
未能厭服人心實累聖治伏望陛下奮發乾剛夫明黜  
陟將此二人鑄職授閑庶協公論臣不勝憤激之至

再論燕瑛胡直孺劄子

臣竊謂監司郡守號為近民之官勢力氣燄足以制百  
姓死生之命頃者姦倖當權奢淫無度竭生靈之膏血  
不足以供谿壑之欲於是分遣親信之人忍為殘賊敢  
為姦賊者布滿州縣黃緣假借上下相蒙其剝民愈甚  
則獲賞愈多如應安道徐鑄之流死亡畧盡今其在者  
蹤迹顯露莫如燕瑛胡直孺二人皆自郡守監司以職  
汙致身臣累具彈奏必蒙陛下委曲開納臣亦委曲為

陛下言之若以朝廷多事之際以為有材亦當置在三邊財穀之地不當伏以宮祠優以便郡也今乃反得輔郡地望愈隆沮天下至公之論成檢人怙寵之私成命既頒物議沸騰此必大臣有陰為之地者二人平昔止能以奇珍貨賄交結權倖飲饌聲妓媚悅要人身雖去國各留子弟見在京師日造大臣之門對衆附耳營求百端稔惡弗悛無復忌憚伏望陛下奮發威斷直批付三省褫奪職名重行竄殛以解四方之疑不勝幸甚取進止

論燕瑛胡直孺第三劄子

臣累論列燕瑛胡直孺不當罷以峻職蒙陛下開納許以必行至今累月未見褫奪瑛關通交結皆出宦官且孺拔擢悉由未勅此陛下所知也夫人主之於臣不患在不知其姦苟或知之而復赦之則小人放縱無所忌憚故知善而不能用以知惡而不能去誠人主之深戒也今此二人非獨臣知之天下之人莫不知之臣若不

言則負陛下言之則觸大臣僮大臣以直孺等為才當多事之際欲湔洗而用之則當置在三邊兵刑財賦有用之地尚為有名不當佚以宮祠優以便郡也臣誠愚瞽官小言輕非仰恃陛下優容勢必不敵伏乞檢會臣先後所上文字降付三省早賜施行取進止

論王子獻等劄子

臣近准尚書省劄子專委臣取索點檢京東京西兩路西城所創置擾民等一切並罷元係西城所辟置及曾應副害民之官先次放罷具名聞奏除已一面令吏部供具本路州縣官外臣今所聞兩路最為李彥信任陳獻利便創立祖稅忍於害民為國斂怨僥冒賞典轉官除職之人其尤甚者京東則有王子獻呂岷毛孝立京西則有劉寄任徽彥李端愿子獻為京東轉運使將梁山灤收入西城所避置孝立岷為屬官徧詣州縣自濟兗鄆濮興仁廣濟等處為之騷然迫脅官吏抑勒細民有不承佃者便枷項送獄人人惴恐莫保性命蒲魚荷芡之

利皆日計月課纖悉無遺遂致漂傷之人無所衣食強者結集為寇盜弱者轉徙于溝壑岷峽孝立皆驟被拔擢自文林郎不二三年轉至朝散朝請大夫自曹官為通判自通判為郡守監司又孝立任濟州日母死其父欲只作所生規免解官未幾父又死遂干求李彥請御筆候葬畢起復孝立家本三衢憚往迤邐遠不復挈喪歸鄉只就濟州營葬近緣廉訪奏劾國忌日就司錄廳用妓樂深夜飲燕為臣不忠為子不孝敗壞風俗莫此為甚寄徽彥端愿或自白身或由小官為李彥汲引將唐鄧汝蔡四州九縣取民間稅地謂之公田歛取無藝百姓失業流丐者衆風諭諸邑催索租逋急於星火確山令劉愿前後杖下決死良民千餘人徽彥近緣金人內寇添差京西運判遂分遣屬官四出有甚寇盜襄城一邑科率至十九萬謂之助國錢更不抄上赤歷此數人者朝廷雖已放罷而罪惡貫盈公議未允伏望陛下洞照姦兇久為民害特發睿斷重寘典刑或竄流嶺表以

謝兩路生靈不勝幸甚取進止

再論王子獻等劄子

臣近准詔旨姦貪之吏蠹國害民者尚未竄迹所以好惡未孚賊吏未懲民未被澤臣職在臺端仰賴聖訓宣諭使之彈劾在臣愚分誠為失職臣伏自供職首尾半年前後論列姦貪之吏多矣陛下雖有聽納之明而未見力行之果臣輒再具已嘗論奏而未蒙施行者如京東轉運使王子獻前知淄州毛孝立前東平府通判呂岵前京西轉運使杜徽彥提舉常平李端愿劉寄此云人者皆奴事李彥竭兩路膏血以奉彥者假借彥執力氣馘足以制百姓生死之命彥非得此六人亦不能成其姦凶如此其暴也臣聞此一等人其類尚多自陛下初政灼見姦慝雖已落職送部只是退居鄉里復帶前銜金章紫綬所在州郡皆以嘗任郡守監司往往差破人從日陪燕遊無復省躬念咎之意亦莫有依元降旨揮赴吏部受差遣者是陛下賞罰號令止行於小臣而不

行於大吏伏望檢臣前奏重賜寬宥仍乞行下吏部取  
 責前後送部臣寮如有傲睨偃蹇不肯赴部之人即與  
 直注遠地或河北河東合入見闕差遣庶幾方命慢上  
 者知所警懼不勝中外之幸取進止  
七月二十六日奉  
 聖旨王子獻等並  
 送吏部注  
 遠小監當

論王雲等劄子

臣近嘗論列同簽書樞密院事宇文虛中給事中王雲  
 身為士大夫職列侍從朋附童貫贊助開邊使兵連禍  
 結及敵騎內寇朝廷憂危將命募兵逗撓不進前後臣  
 寮文章定虛中雲非與王蕃等箝已責授散官安置議  
 者猶謂輕典獨此二人赦而不誅已駭物論今乃反真  
 近列居容勿獻納之地急則用計而脫禍緩則詭辭而  
 冒榮專為身謀無復人臣之節兼近年以來士大夫交  
 結宦官寔以成俗虛中為翰林學士雲為中書舍人皆  
 朝廷華選皆倚為腹心每用兵行師皆有將帶前去  
 之語覲顏就道曾無愧耿陛下初即大位拔用人材宜



以禮義廉耻風厲士類若不痛加懲革則後來者更相  
倣倣廉耻之道愈喪而禮義之俗寔隳矣夫人君養士  
之廉耻所以重其國士之有廉耻亦所以重朝廷唐李  
鄴耻為吐突承璀所引卒辭相位史氏書之以為美談  
今虛中輩姦貪趨利庸近凡鄙交結近習迹狀明白辱  
國甚矣伏望檢臣前奏付外施行早賜罷黜以厭公論  
不勝幸甚取進止

論王子久劄子

臣伏見陛下即位之初承姦兇用事四方凋弊國用匱  
乏之後兵政不修將卒驕惰城池樓櫓未經修葺一旦  
金人奄至城下四方勤王之師未有至者人人惴恐士  
大夫至委職而去危急甚矣獨陛下奮發乾剛宵衣旰  
食經營備禦慨然敕勵二三執政大臣固守宗社將士  
戮力人心安固都城百萬之家無一動搖者伏自金人退  
師益修守禦之具戒畿甸之兵為保伍之法召諸道之  
兵為赴援之期東南轉粟舳艫相銜選將陳兵常若寇

至陛下固守都城之志可謂堅矣為臣子者義當相率協力宣布德意使遐邇之情莫不安帖臣訪聞中亮大夫同州觀察使知東上閣門事王子久世襲膏粱無所知識輒敢對衆宣言建避地之策動搖朝廷規喧衆聽外廷傳播莫不駭愕流聞四方為害非小欲望陛下特出睿斷將子久重行黜責仍乞速降詔旨布告中外以靖國人不勝大願取進止

乞假借臺諫委任大臣劄子

臣伏見陛下自即位以來懲艾前日姦邪當國杜塞言路之弊於是增置諫員雖憲臺六察咸得言事又許臣察實封投匭職事不應上殿人亦得奏對開公正之路閉私邪之門海內聞風莫不稱慶今總數月未聞用一直言得一賢士而言路寢復有壅塞之患近降指揮奏事既罷不得從容留身不合上殿人雖有指揮亦令覆奏臣知陛下有厭言之意矣諫官御史不稍假借一言忤意旋被斥逐臣知陛下有拒諫之實矣陛下責為天子

富有天下如天地之無不覆燾日月之無不照臨而懷  
疑偏任惴惴然惟恐羣臣之欺已此得御姦邪之術而  
未得任忠賢之道也陛下所謂親除者一舉而得余應  
求再舉而得陳公輔此二人者今乃迎合大臣或為游  
說例當斥逐使誠有之是親除之人豈足信任乎以天  
下之大四海九州之廣而陛下欲耳目所及擢用一二  
士大夫所任未必得人而先已失衆心矣衆心一失人  
懷疑貳不知孰為共守天下者乎不亦所得者小所失  
者大乎耿南仲為東宮官輔導陛下十有餘年此腹心  
之臣也雖甚愚陋之人莫不知之而李綱敢與抗論論  
詆訐其短此其疎率無謀可知矣而謂懷姦以事陛下  
則非也彼懷姦以事陛下者知南仲不可動摧則陰交  
而固結之上可以保寵榮下可以行私意而天下安危  
社稷存亡則有時而不暇卹也夫南仲與陛下同休戚  
利害者其設心豈有他哉特其所見或有偏係不通之處  
未能曠然使陛下以大公至正之道照臨百官撫御寰

區也臣恐姦邪之徒窺見陛下好惡更相譖毀迭相媒孽無忠信仁厚之風成猜忌刻薄之政人人惴恐莫肯披露情實以事陛下伏望稍回淵慮假借臺諫則盡聽納而容狂直禮貌大臣則專委任而責成功臣誠狂愚不識忌諱有所聞見懷不能已伏惟陛下留神聽納天下幸甚

乞擇臺省官節錄封事劄子

臣伏見陛下自即位以來懲創前日姦邪當國杜塞言路之弊於是增置諫員憲臺六察或得言事猶以為未也又許臣寮實封投匭職事官不應上殿入亦得引對開公正之路杜私邪之門海內聞風莫不稱慶今纔數月未聞旌一直言用一正士而言路駸駸有壅塞之患近降指揮奏事既罷不得從容留身不合上殿人雖有指揮亦須覆奏議者謂陛下有厭言之意矣祖宗假借言事官虛懷聽納雖布衣之士必須溫言誘接至有辭氣狂悖者未嘗加罪今諫官御史一言逆旨旋被斥逐

議者謂陛下有拒諫之實矣况今姦諛未盡去蠹壞未盡飭邊方未寧百姓匱竭更張廢置未盡合天下之公論慷慨獻忠者當畧及之或謂陛下已厭封事之多不暇省覽或付之三省密院大臣門人弟子得以傳播誠為非便臣伏見仁祖時嘗委張方平司馬光詳定中外所上封事盡心料簡合於義理可施行者雖文采不足一一奏聞光與方平亦嘗奏乞其間識慮稍出於衆開陳政體時務文理詳明者乞特賜召對面加詢訪果有可採密籍姓名隨材擢用今太平日久誠為多士之時所獻封章豈盡無可觀採臣愚伏望聖慈檢會祖宗故事專委兩省或臺諫官二員擇其公忠端亮者俾之遴選據所可取者節錄成冊每季進呈以備乙覽忠言嘉謨庶有裨益以輔成陛下中興之治天下幸甚

論貶逐臺諫乞不施行日下出門指揮狀

臣伏覩前諫議大夫唐重等五人興即日下出門流傳四方士論驚駭陛下新即大位開懷聽納之初宜優容

直言禮遇下臣今重等備員臺諫不知所論何事既令  
日下出門議者遂致紛然造飾語言稱師驥論十事孫  
覲李擢等攻擊宰執緣此被逐蓋朝廷未嘗降出得罪  
之因宜其紛然有以議陛下也重等既各與便郡如同  
杖和皆天下膏腴處正使自擇不遇此耳何至迫逐使  
之倉皇若此哉臣伏見祖宗朝斥逐言官雖遠在嶺外  
未有日下出門者熙寧中王安石為宰相急於行法惡  
人之議已始有此行遣後來蔡京王輔用事欲行己私  
循用此例緣此言路塞絕豈可施於今日艱難之時哉  
伏望特降睿旨將日下出門指揮更不施行庶令殷摯  
家屬收拾行李以示陛下優納之意

乞戒在位揚職奉法劄子

臣嘗謂文王序易以乾坤為首孔子繫之曰天尊地卑  
乾坤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言君臣之位猶天地之  
不可易也先王因制天下使尊尊相高貴貴相承名以  
命之器以別之四方仰視朝廷之尊羣后翊戴人主之

勢故能消患折衝姦人無窺覲之意昔漢高祖以馬上  
得天下韓彭輩論功議賞至拔劔擊柱漸不可制叔孫  
通制禮儀諸侯王以下莫不震恐肅敬於是高帝曰吾  
乃今日知為皇帝之貴也陛下踐阼之初敵人侵侮國  
勢搶攘執政大臣議事喧闐於上士民伏闕詬詈於下  
士大夫一旦習為苟簡三省六曹百司庶府官吏因循  
不復治事伏望陛下俯從羣臣之請申勅有司擇日御  
殿款謁宗廟然後告戒列位各揚乃職有不奉法者御  
史臺閣門覺察以聞庶幾隆主勢而正朝綱實天下幸  
甚取進止

欽定四庫全書

莊簡集卷十

奏議

論國是劄子

臣聞楚莊王問於孫叔敖曰寡人未得所以為國是也  
叔敖曰國之有是衆非之所惡也君臣不合國是無由  
定也夫以區區之楚欲立國定制猶知所審况陛下紹  
膺大統撫御寰區當中外多事之時羣趣殊方衆志異

宋 李光 撰



慮可不知審所是而定之乎伏見陛下即位以來敵人  
內侮國勢搶攘寬大之令數頒求言之詔屢下巨姦元  
惡斥逐殆盡忠臣義士聘舉無遺凡所以收人心者可  
謂至矣而廟堂之上所與協心圖治者不過六七執政  
大臣乃復牽於浮議各營己私導沓背憎結怨塚禍莫  
肯慨然以天下為己任者方今民勞官冗將驕卒惰外  
則邊境繹騷內則財用匱乏此誠國家危急之時陛下  
憂慄焦勞於上而羣公大夫放談竊議於下學校之士  
不務宿業而以投匭為課程縉紳之徒不循分義而以  
捭闔為職任自白身而登儒館由選調而參廟謨祖宗  
以來所未有也行姑息之政徇苟且之習爵祿濫冒名  
器浸輕因一夫流言為之變法易令者數矣人主威權  
何時而立祖宗法度何時而行朝廷綱紀何時而定此  
實社稷之深憂也臣愚伏望聖慈明詔大臣深加訓敕察  
其邪正辨其臧否熟問深思求合理道然後斷而行之  
疑其為姦則如勿任知其可任則不必疑奮乾剛以明

黜陟隆委任以責成功庶幾國是定而法制立矣實天下幸甚取進止

<sup>論</sup>引對人乞先經三司劄子

臣伏見陛下踐阼之初下詔求言虛懷聽納雖疎狄小臣間或引對親賜詢考將以開廣言路簡拔雋髦此盛德之舉也臣愚竊慮陛下驟當幾務臣下忠邪未易洞照其頗有利口辨言乘時僥倖以徵寵祿姦人窺覲名器浸輕而實材忠朴之士往往耻於自售甚失陛下所以惻怛訪逮之意欲乞今後臣寮非奉職合上殿人委三省大臣博采公議先次審察如委有行實及策畧識論過人即令引對庶幾抑絕奔競以來雋異之士取進止

論李會李擢劄子

臣伏觀除目以李會李擢為左右司諫訓詞褒諭以首論蔡京有功特被召用外庭之議無不駭愕臣之區區亦所未諭夫首論蔡京者陳瓘也其次則有石公弼張

克公无注之流相繼彈擊上皇覺悟既能而復用者數矣  
京與王黼前後用事權傾天下言路塞絕多士盈庭莫  
敢開說方是時也忠義奮發不避死亡之誅慷慨言事  
不過曹輔等三五人爾下逮韋布之士廷對大問進藥  
石之言則有若范宗尹投匭獻計歲時政之失則有若  
朱夢說而會擢在當時迭為臺官身任言責保寵固位  
被阿諛之譏日覩時事曾無一言逮陛下龍飛灼見姦  
慝太學諸生伏闕上書首論六賊之害蔡京之惡夫人  
而能言之矣諫官御史能於此時明目張膽擊姦指佞  
實恃陛下聖明不啻摧枯拉朽之易何足為功况會擢當  
金人圍逼都城力附白時中李邦彥專主避敵割地之  
謀方肅王之北渡也不罪金人之渝盟乃敢奮筆橫議  
以上皇還宮問肅王所在劫持上下必欲以祖宗基業  
委之外夷至有三鎮與王室孰重之語章疏俱存可以  
考按今時中邦彥坐是落職議者猶謂輕典而會擢反  
被召用復預諫爭之列不知誰為陛下薦此二人者陛下

下好惡取舍如此廟堂之論何時而定百官有司之衆何所適從乎臣愚伏望陛下深思熟察辨邪正之歸無為詭辭偏說之所傾奪庶以仰稱陛下艱難求助之意副四方跂竦之情所有會擢等召命伏乞特賜寢罷以安衆情取進止

乞出第一劄子

臣出自寒鄉服勤州縣踰二十年學問荒落風節無聞此者伏遇陛下龍飛偶承人之擢寘言路亦既閱時志弱膽薄不任彈擊聞見淺陋無所建明夙夜震恐固知攸濟大懼仰自陛下任使之意伏念臣頃緣狂率遠貶

嶺外還朝未幾復以妻室喪亡家貧于知私計逼迫兼

臣與今御史中丞陳過庭實有鄉閭之舊不無朋比之

嫌接武憲臺義當回避伏望聖慈特賜矜憫出於迫切

非敢矯偽除臣一合入差遣使得從容歲時陛下不忍

終棄臣或未填溝壑復得收召東西南北惟命是從臣

不勝哀祈激切之請

奉御筆所乞不允仍不得再有陳請

乞出第二劄子

臣近具劄子以不任彈擊無所建明乞在外一合入差遣蒙陛下批答所乞不允仍不得再有陳請臣踈遠微賤仰惟陛下寵遇之厚恩旨之嚴不敢再有塵瀆夙夜震惕進退徊徨臣伏見陛下以邊方未寧有當食忘餐之語義當捐軀以圖報稱顧臣實東南書生材力絀薄內之不能竭愚夫千慮之得外之不能效戎行一旅之用而陛下虛心訪逮發於懇誠聖心焦勞中外歎仰豈臣之分尚得晏然况今豪傑志義之士介持隱淪之賢彈冠結綬願立王朝誠非乏材之時而臣久處要塗實妨雲路臣雖有喪葬婚嫁之迫當茲急難豈敢僥倖東南差遣以便私計或蒙陛下哀憐別除臣一閑慢去處或京東西小郡使之推行詔條撫循凋瘵臣亦久在州縣粗諳民情庶幾勉竭愚短以報萬分伏望睿明俯憐惻恤特賜俞允取進止

再乞出第一狀

臣近嘗兩具哀懇仰瀆聖聽乞東南小郡犬馬之誠雖自謂切至終未足以動天聽之崇進退隕越莫如所為臣切自念猥以庸愚遭值陛下初政首寘言路闕時既久訖無涓埃少報萬分仍積罪悔上煩保全若日復一日必至顛濟兼臣近年因遭禍患志氣摧傷久得怔忡之疾比數發動難以冒居縲紲之地伏望赦其狂愚特賜矜憫除臣小郡或宮祠差遣一次使退處閒散之地將理衰疾萬一未填溝壑尚當糜捐仰報聖造臣自今月二十七日更不敢入臺臣見居家俟命無任祈懇激切之至謹具狀奏聞伏候勅旨

再乞出第二狀

臣近嘗具奏請以不任彈擊等事乞在外一合入差遣至今累日未蒙施行臣輒不避斧鉞之誅再瀆冕旒之聽伏念臣流落之久自去年五月還朝遭罹禍累妻室喪亡家貧累衆難以久任京局自春夏以來嘗因進對備瀝誠懇累乞解罷言職聖恩深厚未賜矜從兼臣久

在臺端才力絀弱無所建明難以冒處言責之地雖陛下天地父母覆燾涵容未即罷遣在臣愚分實不自安伏望檢臣前奏除臣東南小郡或宮觀差遣一次伏惟睿明俯矜微賤哀而憐之特賜俞允冒犯天威臣無任惶懼激切之至謹具狀奏聞伏候勅旨

論彗劄子

臣聞易曰天垂象見吉凶聖人象之蓋觀乎天文以驗得失者誠聖王之先務也臣伏見近者彗出寅良間躔度甚速此變異之大者或傳朝廷用陰陽家說以分野書之為敵人滅亡之證此恐導諛之人以甘言諂辭媚悅陛下輕信其說無復答謝天譴之意則虧損盛德非宗廟生靈之福臣聞孔子作春秋不書祥瑞而書災異者蓋欲警戒人君而知恐懼修省以應天變不聞以災異歸敵人也二百四十二年之間彗星三見禍亂輒應用室微弱上下交怨此皆人事之所感動也天心仁愛人君故出災異以謹告之不聞天心仁愛遐荒欲其修省

也陛下萬一惑於邪說凡天地變動各以分野言之則陛下之失自今以往誰復敢言蓋天變之發或發于未然之前或發於已然之後皆所以覺悟人君也所謂應天變之術豈有他哉在於修人事而已臣伏見陛下自即位以來凡所施為無非仰合天心下當人意者勤儉憂勞不聞有過然舉措之間安得每事皆當亦當窮究致彗之由推至誠行直道政事之不中不平者或未加治萬民之失業窮困者或未加卹姦邪之徒熒惑王聽者或未加察言路駸駸復有壅隔之患則陰陽之和何時而致天地之變何時而息乎臣所以居言責之地而不能默默也冒犯天威臣無任激切恐懼之至

論治道劄子

臣嘗謂帝王者神民萬物之主也以一身而寄天下之上所恃者衆心之所戴也歷考自古興衰撥亂之君未有不因乎人心而能有為者蓋觀人心之所與則知天命之所歸故敵國之盛強或不足畏盜賊之猖獗或不



足憂中原之竊據或不足慮關陝之捷奏或不足喜臣願陛下凡所舉措務合人心而已今移蹕之初扶携之民歸往如市海內顛顛皆托命於陛下士民傾屬以觀聖化之行則今日之所施為安得不汲汲乎昔梁襄王問于孟子曰天下惡乎定對曰定於一孰能一之對曰不嗜殺人者能一之孰能與之曰天下莫不與也又曰不行王政云爾苟行王政四海之內皆引領而望之欲以為君夫豈在乎山河之固甲兵之利土地之廣哉臣願陛下克己恭勤隆道德於上大臣守法奉公肅紀綱於下明賞罰辨邪正懲汙偽之黨以砥礪名節去姦贓之吏以惠養小民容受直言駕馭英傑如是而人心不歸海內不服未之前聞也惟陛下留神省察取進止

乞廢常平主管官罷發運司劄子

臣謂今日之急務莫切於理財而理財之政有避其名而因失其實者有無其實而徒存其名者固未易舉今姑論其大者其事有二常平之法本於漢耿壽昌今

州縣錢穀有屬常平令者名色非一悉總於戶部右曹  
今乃以王安石之故而廢之既使香鹽司兼領又別差  
主管官一員有司莫之適從錢穀因致失陷豈非避其名  
而失其實乎發運使本以總六路財計以漕輓中都餽  
餉為職兵興以來既無轉輸今乃以糴買事委之其本  
錢盡從朝廷給降無慮五六百萬緡又以淮南總制司  
及諸路失陷回易市易贍軍等錢歲亦不下數十萬緡  
此國用所以益窘也臣愚欲望聖慈特降睿旨廢常平  
主管官依舊令香鹽官兼領罷發運司其糴買總制等  
事令戶部侍郎專領庶幾名正而事成官省而職舉不  
勝幸甚取進止

乞免放散民兵狀

契勘近緣金人渡江侵占建康府大隊復陷廣德軍明  
越秀州幸賴官兵同保甲用命防託把隘得保無虞今  
月初三日準德音一項應調發州縣鄉村民兵把隘候  
德音到限一月放散訖申尚書省緣見今大隊方離臨

安府取蘇秀路前去及建康府并淮南番騎未退日近  
又被殘破太平州相去本州界不及五七十里人情震  
恐正藉民兵同官兵把隘守禦日下未敢放散更合取

自朝廷指揮

三月二十五日奉聖旨  
候賊馬退日審度放散

乞罷王淵焦師叔狀

臣竊見本州新兵馬鈐轄武功大夫焦師叔前任平江  
府鈐轄到任未及数月因敵騎侵犯作緣故離任兼本  
官既係掌兵若已失守雖朝廷寬息放罪難以使除一

般差遣下政已差武功大夫忠州團練使王淵係內臣  
王仍之子纔二十餘歲竊緣本州容邇江岸正係緊切  
控扼之地防秋之際全藉官兵戮力捐軀以捍寇盜其  
王淵童騃無知焦師叔儉狷二人皆難倚仗伏望聖慈  
別選有材武忠實之士填上件窠闕庶幾緩急之際不  
至闕事

乞進兵狀

昨自建康失守右僕射杜充退守儀真陳邦光李棣率

吏民降者金人大隊由境上入浙游騎晝夜侵犯及防江潰兵四散剽掠幸賴朝廷威德將士協力防守至今臣探得建康所留番騎不過數千人偽蕭張二大帥與陳邦光李稅同治府事時復遣兵及黃旂招尤州縣如深水等處縣官皆已投拜本州實與接境人情及側不住分遣將士前後殺獲首級招安到潰兵僉軍班直契丹渤海等處人兵多方存養譏察外臣近據於潛知縣通直郎陳近仁昌化縣尉保義郎平協申去年十二月二十日偽經畧使稱四太子郎君偽知臨安府李儔差修武郎樂宏齋文字黃旂前來臨安於潛昌化等縣招撫官吏本縣官吏各奮忠義遂將樂宏等四人斬首其臨安餘杭知縣將帶老父入城投拜邀請賊徒就縣敷買金銀疋帛又於今年正月初十日再遣凌秀才王秀才二人偽補承信郎令齋文字前來本縣亦將此二人處斬梟首號令及兩縣弓手土豪章開王仙畢康等糾率諸鄉保甲義不從賊委是防托有功緣本州管下寧

國縣與兩邑接境其知臨安府康允之未知去處吏民無所申訴臣已逐急依已得聖旨使宜措置將立功四人先次借補承信郎及專遣使臣齎去年十二月二十日蠟彈手詔曉諭官吏兵民各仰用命守禦去訖臣竊觀金人敢深入江浙天時地理皆非所宜臣已率勵將士及將已團結到六縣保甲并招安到杜克防江統制官馬吉李進并班直京軍等邀其歸路臣已移文劉先世乞帶領大兵前來同衛王室及中本路轉運使李尚行朱異前來權建康府安撫司職事庶幾列郡有所稟承並未蒙回報今賊馬既屯駐臨安府行在信息隔絕難通小人遂無忌憚臣累其奏聞欲乞速降睿旨差委重臣前來建康或令宣撫使周望傳檄四方約日進討水陸分布可使隻輪不返伏候勅旨

乞與宣州官吏推賞狀

契勘近緣金人渡江建康府廣德軍臨安府漂水建平餘杭臨安縣等處失守本州境壤祠接事勢危急自十

一月十八日以後敵騎潰兵日夕侵犯動以萬計少者亦不下千百人所賴官吏協心將士保甲用命防守至今凡九十餘日卒保無虞所有前後出戰把隘守城招撫等文武將佐人吏等實有勤勞欲望聖慈令臣聞其保奏推恩庶幾有以激勸

乞令漕臣應副岳飛錢糧等狀

臣契勘本州自軍興以來偶免殘破前後過軍萬數浩瀚皆臣竭力應副不敢毫髮仰干朝廷今來巨師古劉

晏岳飛大兵屯泊境上應副錢糧需索擣設臣不敢辭避竊緣官軍與賊相持雖已出境緣建平漂水縣廣

德軍諸處並無官吏人民臣不免出界應副臣見差官

三員在廣德界及岳飛軍前專切運糧委是費力其本

路漕臣亦合移檄傍近州縣同共那移應副錢糧及擣設

金銀等况建康府已收復了畢自合前來管幹職事望

慈憫察本州係是小郡前後被害非一速賜行下本路

漕臣應副岳飛一項人兵

六月二十日奉旨岳飛一行軍兵已降指揮聽張俊節制

所有合用錢糧自合張俊下隨軍轉運應副仰隨軍轉運副使劉蒙疾速支撥應副不得少有闕誤

乞與土豪鮑瑒補官狀

契勘管下旌德縣保甲土豪鮑瑒等一項僅三千人緣自方賊作過時已自結集中間保護州境雖未立顯效不曾費耗官中錢糧當州縣擾攘之時起發入城官兵寡弱亦倚以為重盜賊不入郡境前知州呂好問嘗假嘗假以承信郎及校尉等名目緣此累經朝廷陳狀希望恩賞朝廷以許置土俗器使今防秋之際若因而撫之亦足倚仗今來不敢別干朝廷只乞依已得指揮將前知州劉資政已給降空名劄子先資補授五七品此輩既已得官遂有顧藉防托過冬春將已結保中盡行散遣收其器仗庶不為久遠之害

乞回避曾紆狀

朝奉郎新除徽猷閣待制知臨安府兼兩浙兩路兵馬鈐轄臣李棗奏蒙恩除前件差遣將欲到任伏見新除本路轉運使曾紆臣頃任侍御史日曾論列本官緣此

送吏部今來正係統轄兼軍興之際財計用度動用關  
決委有妨嫌伏望聖慈憫察別除臣一合入差遣或宮  
祠一次伏候勅旨 十月五日奉聖旨特不回避

乞留吳錫狀

臣伏聞已降指揮楊沂中出戍淮甸及吳錫一軍亦隨  
逐前去臣之愚見竊慮敵人知大軍盡屯淮西或遣舟  
師由海道擣虛又徐文久在江浙熟於道路今聞往來  
沿海登萊諸郡風帆浪舶日行數千里理宜關防臣愚  
欲望聖慈且留吳錫一軍以備緩急狂瞽之言誠為過  
慮然大駕所在理宜嚴密惟陛下留意省察幸甚謹錄  
奏聞伏候勅旨

小帖子

臣之愚見竊慮楊沂中合令候巨師古到然後啟行  
伏乞聖察

又小帖子

議者謂春夏風多東南然亦時轉西北伏乞聖察



漢書卷之十

卷之十

卷之十

漢書卷之十

卷之十

卷之十

卷之十



卷之十

卷之十

